

摘 要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著名洋务派领袖，是朝廷的重臣，在他从政的同时文化造诣亦是甚高。他先后著有《輶轩语》、《劝学篇》、《劝刻书说》、《书目答问》、《论金石札》等，尤其是《书目答问》是目录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书目。本文力图对这一书目做系统全面的探究和解读。

《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治学的重要目录，近百年来流传甚广，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无论是它的成书情况、版本流传，还是它的内容，以及通过内容所折射出的张之洞在那个时代下的思想，任何一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虽然《书目答问》的作者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是以陈垣为代表的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张之洞当是主要编者，缪荃孙做了一定的助理工作，整部著作所反映的政治见解、思想体系等亦当是张之洞的思想见解。

《书目答问》决非如作者所言，只是“随手记录”；而是渗透着作者诸多思想观点的一部推荐性书目。通过设置的类目、收列的书目、以及所加的按语等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金石学等诸多文献学思想；而且此书还反映了作者在教育、儒学、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此书的作者问题提供了证据。此外，《书目答问》在类目设置、收录书目、版本方面可能还有一些不足和待考订的地方，但这对整部书目在目录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通过一系列的考证研究，本文力争使《书目答问》较全面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希望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能够推动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

综观全文，主要是以《书目答问》为研究对象，力求多方面的来研究这一目录著作，特别是其中所体现的作者的思想和，从而力求对这一著作做更全面的探究和诠释。

关键词 《书目答问》 目录学 张之洞 研究

Abstract

ZhangZhidong whose position is only lower than LiHongzhang is a famous leader of the foreign-learning party in modern history. He is an important officer in the court and has high accomplishments when engaging in the politics. Especially the ShuMuDaWen is an immortal monument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This passage tries to make a systemic and general research to the bookmaking.

ShuMuDaWen is an important catalogue to wise up teaching and take an important position as a crucial literature. It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catalogue and literature, which is well worth investigating. Every point of the book, which should be worked over, can refract ZhangZhiZhong's ideology in that time. For example, the way it came into being, the edition spreaded or its contents. We have discussed the writer, background, social influence, and the problems as the change of the edi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analyze the idea of the philology from the way of catalogue, edition, emender, inscription. Besides we make an analysis on the educational, confucian, economic thinking. The passage found some deficiency in piece setting, book embodying and editions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We try to make a systemic research to the ShuMuDaWen according to its background, writer's advisement, the edition's spreading and the idi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So we can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writer. We try to make it comprehensive and drive the reader to deeper study.

Key words "SHUMUDAWEN" catalogue ZhangZhidong research

河北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作者签名： 刘净净 日期： 2007 年 6 月 8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 ， 在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解密后适用本授权声明。

2、不保密 ☒ 。

（ 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 ）

作者签名： 刘净净 日期： 2007 年 6 月 8 日
导师签名： 时永平 日期： 2007 年 6 月 10 日

绪 论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于四川学政任内,为回答众学子“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疑而作。张之洞可谓是封建科举仕途的“标准仕子”,他从小就饱读诗书,先后曾受业于丁诵孙学习古文,受刘书年读小学,受朱琦读古文学,受韩超读经学与史学。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的熏陶,加之他博闻强记,融会古籍,逐步积累学识,奠定了其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先后著有《輶轩语》、《劝学篇》、《劝刻书说》、《书目答问》、《论金石札》等,而《书目答问》更是目录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书目。虽然,目前就《书目答问》的作者尚有争议,但从该书的内容以及所反映出的思想等方面判定仍应为张氏所作,且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证明不是其所作。至于这一点,本文正文中做了详细探讨。

《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治学的重要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显要的地位。目录对读书治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书目答问》本身又是一部推荐书目录。“推荐书目录,亦称举要目录或导读目录,是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围绕一个专门目的,对有关文献加以选择,推荐给读者的一种目录。”^①《书目答问》虽无解题和小序,但它绝不是将各种重要的经史子集杂乱地堆放在一起,细读全书我们便能明白作者“指示门径”的良苦用心。另外,《书目答问》作为一部推荐性书目,不仅向学子们推荐书目,还重视对版本的介绍、鉴别和推荐,尤其是校勘精湛的本子。作者在该书的略例中便提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作者认为版本的优劣直接影响读书的效果,为此他特地“分别条流,慎择约举”,以便向众学子推荐精优之版本。《书目答问》不仅反映了作者诸多文献学思想,还体现了作者教育、经济、儒学、科技等方面的思想,比如作者“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等等。

作为清末的一部重要书目,《书目答问》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现在的目录学著作多对该书进行介绍。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罗孟祯先生的《中国目

^①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目录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第274页

录学简编》，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姚明达的《中国目录学史》，程千帆、徐有富的《校讎广义·目录编》等目录学著作均对其进行了介绍。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目录学角度出发，就《书目答问》的体例进行简单介绍，并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另外也没有深入到文献学的其他角度或其他学科范畴去研究。相对来说，目前对《书目答问》在版本、校勘、金石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研究也是比较少的，比较欠缺的。本文不仅从目录学角度来分析它的价值，还从版本、校勘、金石等文献学方面以及教育、儒学、经济等领域来综合分析研究《书目答问》这一著作。

另外，目前对《书目答问》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它的作者、版本，到具体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观点和史料。《书目答问》的作者问题，一直就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陈垣先生在其《〈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中对《书目答问》的作者究竟是缪艺风还是张之洞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认为《书目答问》当属张之洞所作，缪荃孙为助理。柴德赓也于《书目答问补正·重印序》里对“缪荃孙代撰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缪荃孙在张氏在世之时，未提出此代撰之说，而在张氏作古以后方言自己代撰此书，“未免有掠美之嫌”。周铁强先生和潘秀芹先生的《〈书目答问〉撰者考辨》均对该书的作者问题进行了探讨。周铁强先生在分析前人研究的成果上，还从《书目答问》所反映的思想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是与张之洞的见解相吻合的。潘秀芹先生则认为缪氏初撰《书目答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倾向于“缪荃孙代撰说”。《书目答问》的作者问题是对其进行研究的基础，多数学者也较倾向于张之洞为主编，缪荃孙为助理的观点；现在也尚没有新的更充分的资料来佐证此问题。本文也赞同多数学者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对《书目答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研究。关于《书目答问》的成书背景、性质特点、社会影响等内容，除了传统目录学著作的简单介绍外，还有袁行云的《〈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以及徐雁的《苍茫书城·书目答问》等文章对其进行多方面的介绍；此外还有潘秀芹的《〈书目答问〉得失谈》和纳秀英的《〈书目答问〉简介》等文章，但这些都是泛泛之谈，并未深入、分条理地对《书目答问》一书进行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书目答问》的基本情况分条理的进行深入探析和研究，从而总结归纳出此书的性质特点和社会影响等情况。

对于张之洞的思想情况，学术界研究的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学术成果也是较多的。除了一些象《张之洞评传》、《张之洞》等成熟定型的整部著作外，还有很多文

章对其进行探讨，如：杨丽的《浅议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对传统教育的突破》；梁云的《浅议张之洞对中国学制的创新》；陈景普的《张之洞教育活动事略》；翟慕华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等对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进行介绍。龚书铎，黄兴涛的《“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昭军的《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龚书铎的《略谈张之洞的儒学》等文章对张之洞的儒学思想进行介绍。单独地对张之洞思想的介绍目前是比较多，但是将《书目答问》与作者思想相结合的研究却是比较少的，主要有：许伯卿的《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和赵翠芳的《〈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此外还有从政治、科技方面对其进行零星的介绍，但这些也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对《书目答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并未系统深入地将其作为一个专题进行全面研究。

所以，《书目答问》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有待我们去努力。本文在对其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的基础上，还对其文献学价值进行详细研究，同时也对该书所反映的作者教育、经济、儒学、科技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研究，从而对《书目答问》一书作一个专题性质的全面、系统研究。

第1章 《书目答问》及作者的基本情况

1.1 《书目答问》的作者考辨

《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读书治学的导读性书目，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然而其作者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总的归纳起来，目前大概主要有三种说法：用书坊旧本说；缪荃孙代撰说；张之洞撰者说。此书究竟作者是谁，所反映的是何人思想，这是研究《书目答问》首先遇到的问题，因此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也的确需要进行认真的考辨。

1.1.1 用书坊旧本说

此说最早见于《书目答问》批校本，提出者是伦明。伦明认为《书目答问》是依“江阴某君记录旧本而成”；后来又在他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缪荃孙》中称：“张之洞《书目答问》，乃先生（笔者案：即缪荃孙）代作，据年谱（笔者案：即《艺风老人年谱》）则作于二十四岁时也。颇疑先生早岁从宦川滇，地既偏僻，又乏师承，何能博识若此？陈慈首云：‘是书盖江阴一老贡生所作，先生得其稿，又与张之洞共参酌成者。’慈首尝令江阴，所言或有据。”于是，“书坊旧本说”便由此而产生。但是，这种说法确属穿凿，让人费解。《书目答问》非仅止作者开列的一简单的书目单子，而是“颇有深意”。书中所反映出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以及一些西学意识，绝非一书坊儒生所能具备的。伦明的此种说法，并无多少支持者，而是屡遭学者们的攻驳，可见是非昭然，不攻自破，这也只能算是旧时代某些文人的“人伦之讥”罢了。

1.1.2 缪荃孙代撰说

此说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已经流传。光绪十九年（公元1895年）叶德辉跋《书目答问》初印本云：“同年友杨叔翘锐为吾言，此目出缪太夫子小山先生（荃孙）手，实非南皮（张之洞）己书。”之后的一些版本竟将《书目答问》的撰者直接著为缪荃孙。1921年上海朝记书庄翻印本和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国学丛书》本均将其撰者直接标为缪荃孙。另外，缪荃孙亦于《艺风年谱》光绪元年条云“八月，执贄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于《与盛杏荪（宣怀）书》云：“荃孙同治甲戌（公元1874年）为张文襄《书目答问》一手经理。近南洋、学部两图书馆均有同志帮忙，荃孙止总

大纲，专注善本。现在无一书不过目，无一字不自撰，直与撰《书目答问》一样。”缪荃孙均称《书目答问》为自己所撰。柳诒征先生也说，缪荃孙一生为别人编刻的书很多，大多都署上别人的名字，张之洞《书目答问》就是其中一部；而且在他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作的序中说：“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钱亚新也提到缪荃孙“初编撰的《书目答问》就未因袭陈法……”叶德辉、柳诒征、钱亚新可谓是“缪荃孙代撰说”的代表人物。

仔细研究《书目答问》，就会发现“缪荃孙代撰说”有相当大的漏洞。最早对“缪荃孙代撰说”提出置疑的是陈垣。陈垣先生撰《〈艺风年谱〉和〈书目答问〉》对此说进行了反驳：

潘祖荫与张之洞、缪艺风往还甚密，同讲金石目录之学。光绪九年潘祖荫丁忧在籍，陆心源与潘札有云：“张中丞所刊《书目答问》，世颇风行。如《考古续图》，流传绝少，惟天禄琳琅及叶氏平安馆有其书，《答问》列之通行；朱石君《知足斋文集》乃散行，而列之骈体；毛岳生、吴仲伦、刘孟涂、管异之，称姚门四杰，而独遗毛氏，亦百密之一疏也。”陆氏所议，今范希曾本《书目答问补正》尚未为补正。然当时未闻此书出艺风手也……

今《艺风年谱》光绪元年条云：“八月，执贄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是艺风自言此书出其手也，然光绪三十四年艺风为《半岩厂所见书目序》，仅云助理。序云：“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诸生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嘉惠蜀士，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督署，随同助理。”助理与代撰，本来就有不同，此语在张之洞未卒之前，应该比较可信。^①

1963年，柴德赓更是对“缪荃孙代撰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缪荃孙在张氏在世之时，未提出此代撰之说，而在张氏作古以后方言自己代撰此书，“未免有掠美之嫌”。^②

1.1.3 张之洞撰者说

此说目前呼声最高。《书目答问》自问世以来，多数版本还是署名张之洞的。自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刊刻的初印本，到后来的各种重印本、订补本、批校本等多数还是认可张氏所作的。抗战前北京发现光绪二年闰五月张之洞致王懿荣的论及《书目答

^① 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第251-254页

^② 柴德赓.书目答问补正重印序，见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第3页

问》的手札，对“缪说”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也肯定了作者张之洞。札云：

弟在此刊《书目》一卷，以示生童，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楮，（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特自知谫陋，以职司所在，不敢谦避，其间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请为补正，至感。补正后，请分条书于别纸，速即寄川，以便改补。又一本并一函，寄缪小珊进士，望转交，属其订正，亦即详列见覆为要。此物可作公牘观，不可作著述观，盖不得已也。或与潘少宗伯一观，必无暇详览，但能指摘其体例大端亦好，所以不径寄者，嫌于自衒。如非同道，不必与看，免致徒招唇舌。然此举作法自弊，于买书大不便矣。又《輶轩语》一本，说更浅陋，亦呈一览。此真是告示公牘一例物事，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不过欲使执事知弟在此劳精弊神，舌敝唇焦，大率皆为此等事。此物虽潘宗伯亦不可与看，见之徒令其骂耳。^①

陈垣先生认为此札末尾署“闰月十八日，重庆行署”，当是《书目答问》由蜀刻成后寄京，由王懿荣转交缪荃孙，让其帮助订正，这和寄与王懿荣、潘祖荫等人补正、指摘等基本类似，而非代撰。柴德赓于《书目答问补正·重印序》里也提到“此书作者为张之洞本无问题。前人有说书出缪荃孙手的，传说无凭，不一定可信。”^②然此等并不能说明《书目答问》一定完全出自张之洞之手。上述诸多引证也说明了缪氏虽不应自命为“代撰”，但也确实为其做了许多工作，“随同助理”。

《书目答问》的撰者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论，而且也没有其他新的证据来说明。但是，从上面的诸多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首先，《书目答问》反映的政治见解、思想体系、学术观点等与张之洞相一致，这些与张之洞的生平所论，以及他的《輶轩语》和《劝学篇》等著作，是同出一辙的；而与艺风学派则有很大的不同。张之洞在整部书目的编纂过程中起着倡导、组织，发凡起例、编纂审定等绝对作用。

《书目答问》的总体构想策划，以及书目的取舍评定等，无疑均是由张之洞所最终审定。其次，缪荃孙确实为《书目答问》作了许多工作。缪荃孙不止一次，不止在一部著作中提到“为撰”、“撰”、“命撰”等词，若非参编，恐不会屡屡提及，且当时张之洞尚在。可见，缪荃孙确实作了许多助理的工作，否则也不会反复多次提出上述言论。所以，我们认为《书目答问》的主要撰者应为张之洞，缪荃孙仅为助理而已。

^① 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第253页

^②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2页

在阶级社会里，一部目录总是反映着编纂者的阶级立场、思想和学识水平。《书目答问》作为一部推荐性书目更是如此。我们无法否认《书目答问》所反映的政治主张、思想学识水平与张之洞思想是比较吻合的。通过全书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全面的认识此书的作者问题。本文第三章便力图从书目本身来分析作者的多方面思想，同时也希望通过思想的分析能够为此书作者问题提供更多的证据。

1.2 张之洞生平简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又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众所周知,张之洞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教育家,清末有名的洋务领袖之一。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其文献学成就关注甚微。其实张之洞在文献学领域贡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其《书目答问》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导读性书目,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读其书必先知其人,知其人必先论其世。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祖父廷琛,贡生,曾任四库馆誊录、知县等职。其父张瑛通过努力学习走上仕途,知礼清正,对张之洞兄弟管教极严,聘请有名的儒生向他们传授儒家经典。张之洞就先后拜过多位老师,少年时代,曾受业于丁诵孙学习古文学,从韩超读经学与史学。张之洞本人亦是天资聪慧,八、九岁时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十三岁为生员,十五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成为一名投身科举仕途的标准仕子。其“起家翰苑,出掌文衡,迭膺疆寄,扶晋督粤,移节湖广,权理两江,经营八表,1907年以疆臣入赞军机,并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扬历中外四十余年”。^②

张之洞的宦海生涯起于学官,其先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后又历任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十余年的学官经历使张之洞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深感当时的教育体制急需改革。同时,张之洞对人才也非常珍惜,对培养人才更是投入了巨大的心力,“惜才”、“得人”是其一生始终不渝的风格,其先后著有教育众学子的《轺轩语》和《书目答问》等著作。尤其是《书目答问》一书,虽未有任何明显的教诲言语,但作为一部导读性书目,每一部书的开列,均包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整部书目更是包含着

^① 《孟子·万章下》,见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726页

^② 苑书义:《张之洞全集序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页

作者对众学子不尽的谆谆教诲。

张之洞在任学官的十余年间,除了完成主持各种考试、选拔人才等诸多份内之职外,还联合其他官员或有识之士开展了一系列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活动。张之洞于湖北学政任内,不仅主持全省乡试,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诸生,还与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商定,在武昌创建了文昌书院,也就是后来的经心书院。其于同治十二年九月任四川学政,其间更是由大力整饬川省科考舞弊入手,对四川的教育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立意“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①其主持四川学务时,对于确有才华的学子,更是备加关怀,着意栽培。张之洞还创建尊经书院,“送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手订条教。”^②又“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之。”^③他还亲自订制《创建经心书院记》,详细陈述了“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书院的建立,不仅完善了各省的教育体制,为清政府培养了大批有才华有抱负的后起之士,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文献的传播范围,有利于文献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之洞也为文献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张之洞一生“身兼政坛重臣和学界巨擘双重身份,起初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④他在从政的同时,在学术方面亦有一定的贡献。

1.3 《书目答问》成书背景

《书目答问》是继清代《四库总目》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书目。清代乾嘉之时,治学先治目录,读书必懂版本,在学人群体中成为时代性的风气习惯。与此相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学科也都逐渐发展成为显学。而以“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为追求的目录学,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这使得一代图书的流传情况和学术的发展情况能够展现于大家面前。而与这些以详细著录公私藏书情况为内容的书目不同,以指导广大学子读书治学为目的的导读性书目《书目答问》,就是在这种大量书籍和各种书目相继涌现,目录学得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

虽说在《书目答问》问世以前,已有一部较完备的《四库全书总目》反映清一代的

^①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商务印书馆,1946,第19页

^② 同上

^③ 苑书义.《张之洞全集序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页

学术。该书对一万多部古籍详细地进行了考订和评价，且多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是非常有用的治学工具，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也因详备而过繁，内容庞大复杂，对众多初学者来说，如临高山，不知如何下手。另外，从《四库总目》问世到《书目答问》出现，这之间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正是学术繁荣、名家辈出的时代，在学术研究方面又出现了大量水平颇高的学术佳作，特别是在经学和小学方面，更是成就非凡。这些著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发现和创见。在这种情况下，就迫切需要一部“以约驭繁”，指示门径，并能充分体现清儒们最新学术成果的书目著作，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担负起这一重担。

此外，此书的作者张之洞从小饱读诗书，十六岁中解元，同治二年应试中第，授翰林院编修。张之洞入翰林院三年，便派充浙江乡试副考官，随即任湖北学政，后来同治十二年，又再度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是个大省，当时拥有府州厅县学等各类官学一百五十五所，数量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但帝国政府配给的学额，即在学诸生的人数，则仅居全国第五，为一千九百一十八人，较直隶少了近千人。”^①但至于四川全省的生童数，张之洞曾说，他每巡回全省考试一次，就要批阅浩浩一万四千卷。多年的学官经历，使张之洞对教育有着很深的感情，也深感培育有用人才的重要性；再加之作为四川这样一个大省的学政，手握万千学子的仕途命运。如果不进学就不能跻身于士绅行列，不在学也便失去了免役的特权和小绅士的风光体面。何况生员能否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去竞争帝国政府配给四川的仅仅六十名的举人身份，以取得候补文官正途出身的初级资格，也必须由学政主持的科试决定。

张之洞身居此学官之位，加之自身又饱读诗书，科举出身，于是众学子常常来询问应如何读书，读何书等问题。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相同，因录此以告初学。”《书目答问·略例》开篇便指出做此书缘由、目的，即为初学者指示门径。作者本人也一再强调“此仅一书目单而已”。作者之所以一再强调此书只是为指示门径，只是方便初学者的书目单子，一方面是确有此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其面对《四库全书总目》的一种自谦。张之洞在《輶轩语》中已提过“读一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略知学问门径矣。”然其之后自己又做《书目答问》，所以，作者一再强调“只为初学者指示门径”，

^① 数字参考：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142-143页

其实也是作者在为自己争取一定的自由度。张之洞本人并不是目录学校勤学方面的专家，即使缪荃孙亦是这样。据缪荃孙的传记，他也只是从张之洞“命撰”《书目答问》那年起，始为目录之学。也就是说，无论《书目答问》是谁起草的，他在版本、校勘方面都无十足的把握，所以作者要为自己争取一定的自由度。

总之，《书目答问》就是身居学官之位的张之洞，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下，由身居学官之位的张之洞面向四川及各地学子们而著的一部指导读书治学的导读性书目。

1.4 《书目答问》的特点

《书目答问》作为作者回答后学读书疑问的一部书目，共收录中国古籍中最基本的、具有代表性或总结性的重要著作两千二百多部。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如下性质和特点：

1.4.1 《书目答问》是一部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书目

《书目答问》是一部为封建科举考试服务的书目，其所提倡的“读书须知要领”“需择精本”等等，无不显示出劝学导读之意。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为诸生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以答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等问题。《輶轩语》涉及“语行”、“语学”、“语文”三部分，其中“语文”即讲述时文和有关程式的内容。《书目答问》不像《輶轩语》那样直接表达作者对科举时文的看法，它则是通过开列书目的方式间接地指出诸生应习何书以求功名，以成“材”。《书目答问》首列即为科举必考之经史，且在“正经正注”下按语“此为诵读定本、程式功令、说经根柢”，开篇即为科举诸生点出“程试功令”的根柢。其指导诸生科举之意甚明。

不过，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之前，曾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等学官。多年的学官生涯，使张之洞也意识到封建科举的种种弊端，意识到许多从事举业的人“帖括之外，固无所知”。^①他竭力提倡多读经史考据、古文词章和经世致用之书，反对空言臆说、不务实用之学。作者在《书目答问》中，也反复提到这一点，“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②；“三礼家不考礼制、空言臆说者不录”^③。张之洞主张改变学风，培育一批有用的人才，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书目答问》虽是一部指导科举考试的书目，却是在作者倡改学风中应运而生的。随着封建科举制度的衰亡，《輶轩语》渐渐失去了

^① 《輶轩语》，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74页

^②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4页

^③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4页

其原有地位,但《书目答问》作为一部目录,却是不易受时间限制的,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1.4.2 《书目答问》是一部举要类型的书目

清代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是一部提要性的书目。全书共二百卷,内容浩繁,读者如力求全面掌握,或对其所列的书目一一阅读是比较困难的。而在此基础上的《书目答问》则是一部举要性的书目,全书共收书约两千二百种,约相当于《四库总目》的五分之一。它择其精要、以约驭繁,以求向广大读书人指示门径。

《书目答问》并不是《四库总目》简单的压缩本,它只是选择《四库》中所收的历代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更多的还是注重收录清代人的佳作。两书所收录的相同的书,大约一千三四百种,也只相当于《四库》的七分之一。这样一部既有《四库》之重要典籍,又有作者本人开列的适于初学者索购和掌握的书目,确实是更便于学子。

1.4.3 《书目答问》是一部体例上有所创见的书目

余嘉锡先生在其《目录学发微》卷一中,将目录书划分为三种类型,“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有小序而无解题者”、“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而且他还指出,“属于第三类者,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①能够抛开“小序”和“解题”,而只用书名及按语作为指示门径的主要途径,确是《书目答问》之一大特点。1936年1月,李时先生就在为北平君中书社刊印的《书目答问》再版序言中,指出“以书目为名,而实指示读书之法者,则莫如张文襄公之《书目答问》为优也。公之书目出,四方学者,闻风兴起,得所依归,数十年来成就学者不知凡几。”

《书目答问》在继承先前目录四分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也敢于修正。它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增设“丛书”和“别录”,“虽未能破坏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以四部之不必拘守”。^②作者认为,丛书涵盖内容广,价值高,最便于学者;且难于完全隶属“经、史、子、集”其中任何一部,基于此,“他便仿祁承燾之例,于四部之外,别立丛书一部,成为五部,

^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0-11页

^②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4,第399页

并说明道‘丛书最便学者，为一部之中可该群籍，蒐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他还附立《别录》，分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幼学各书，使《书目答问》成为一部完整的推荐书目录。”^①

另外，在一类之中的各分子目之间用“钩乙”符号来分开，使人一目了然，不至于杂乱无章。《书目答问》还于经部设“群经总义”类，史部设“古史”类，子部首列“周秦诸子”，“别录”专门著录“初学读本”，使读者可以由浅入深，逐步认识到读书的门径。《书目答问》还在各类目下和某些书目下加有简明扼要的按语，这些按语对广大读书者亦非常有用。如：“论语之属”下加按语“《论语》、《孟子》，北宋以前之名；《四书》，南宋以后之名。若统于《四书》，则无从足十三经之数，故视注解家之分合别列之。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伪书，不录。”“《资治通鉴》”下加按语“宋司马光。元胡三省音注。胡克家仿元本。武昌局翻胡本。战国至五代。”“《左传纪事本末》”下加按语“高士奇。刻本。坊行本乃宋章冲书，与此同名，不如高书。”这些按语或点出知识要点，或指出不同版本及流变，或版本优劣等诸多情况，这些对读者极有帮助的。总之，《书目答问》是一部在体例上有所创见的目录著作。

1.4.4 《书目答问》是一部重视清代学术成果的书目

《书目答问》非常重视收录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直至当世的学术著作。《书目答问》所收录的书籍“汉宋兼采”，表面上重视“汉学”，实对“宋学”中有分量的著作亦不摒弃。对当世的著作也非常重视，收录了较多的清朝人的著作，虽为了避免标榜之嫌，不书作者，只书“今人”，然实际上是极力表彰的。如：

《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顾炎武。黄汝成笺。原刻本。广州重刻本。武昌局本。

《经史问答》十卷。全祖望。《鲒埼亭集》附刻本。学海堂摘本，七卷。

《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四卷。卢文弨。抱经堂本。

《读书杂志》八十卷。王念孙。家刻本。

《群书拾补三十八种》。卢文弨。抱经堂本。

《竹汀日记钞》三卷。钱大昕。刘刻本。滂喜斋编录本，二卷。

....

^①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目录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第278页

作者对清人的著作还是比较看重的，尤其是像顾炎武、王念孙、钱大昕等这样的清代大家的著作，作者是极力推荐的。

另外，《书目答问》还于书后附有《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对清朝较有学术见的的学者进行著录，以便学子们知其人读其书，多读一些大家的著作。虽然去取之间，不足成为定论，但是可以窥见清代学术流别，也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

总之，《书目答问》是继《四库总目》之后的一部重要的书目著作，它不仅在体例上继承了先前推荐、举要书目的特点，继承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同时它又有许多创新之处，如：在体例方面，于四部之外别立丛书部；在所收书目方面，“汉宋兼采”，推崇今人著作等。

1.5 《书目答问》的社会影响

《书目答问》问世以后，在晚清、民国乃至建国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它既继承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许多优点，又开创了许多新的方式、方法，对后世影响比较深远。《书目答问》问世后不久便风行海内，数次重印，甚至出现了许多翻刻本。李元度说，当时的读书人家中几乎是“家置一编”。《书目答问》能如此的受众学子欢迎，一方面是与作者张之洞本身的地位和学识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此书所列书目对众学子来说，确实是精核、实用的。它所开列的两千二百多种书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的基本框架，是以经学为根柢的传统知识的压缩版，或许这也正是其受众学者所推崇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书目答问》是我国古典学术阶段影响深远的推荐性书目之一。虽然现见最早的推荐书目是唐末的“敦煌遗书伯 2171 号”，此后又陆续有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代陆世仪所开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和《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李颐的《读书次第》、龙启瑞的《经籍举要》等。但是推荐书目真正在社会上、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则是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出现。《书目答问》不像《四库总目》那样的官修书目以及其他的私藏书目那样以藏书家或研究者为对象，而是以“读书人”尤其是初学者为对象，以开列书目的方式为他们指示门径，这在之前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能产生极大社会反响的更是寥寥无几。此后，类似的指导读书治学的目录，则不断地出现，且国学领域中，多数学者仍广泛参考张氏的《书目答问》，甚至有的则直接让学生去读张氏的《书目答问》。可以说，《书目答问》的问世，为此后绵延迭出的

推荐性书目，确立了历史性的范例。

《书目答问》的问世，不仅在推荐性书目中起到了典范作用，同时在书目编纂方法方面对后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目录的分类和编排体例方面。《书目答问》分类编排体例既有对先前目录的继承，又有创新之处，对后世目录有巨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目录分类，自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创立了四分法之后，一直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基本上没有变化，都是在延用此分类体系。直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它在分类方法上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注重对学术源流的区分，在延用四部分类法的同时，又加“丛书”部。张之洞认为“丛书最便学者”，“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张之洞的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它既没有完全脱离我国古代目录经史子集的大框架，又不局限于四部分类法。《书目答问》创立的五部分类法，既合理，又方便，之后的多数目录均延用此法。另外，它还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近现代的古籍编目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就是采用的“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法。直到今天，我们在谈到图书的分类时，多数学者也是普遍赞同张氏在《书目答问》中分类体系的开创，认为“丛书”不应隶属于四部之内，也很难完全界定它应隶属哪一部类，应单独一类。

《书目答问》在著录文献方面对后世目录也有极大的影响。张之洞对科举一贯主张“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①《书目答问》不仅注重经典古籍的著录，同时也注重从经世致用的实用目的出发选录古籍，主要表现在对西学书目的选录和率先著录经济文献，这对后世目录选录文献是有一定影响的。虽然《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早期的著作，但整部目录中，作者并没有否认西学，而是著录了一定数量的西学书目，如《新绎几何原本》，西洋人伟烈亚力的《数学启蒙》，利玛窦的《经天该》等等。作者在这样一部指示读书门径的推荐性书目中，开列诸多西学书目，不仅开扩了当时读书仕子的眼界，提高了大家对西学的重视；同时，对后世目录学家对西学的著录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少目录开始重视对西学的著录，尤其是近代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王韬的《泰西著述考》，直接介绍各种西学书目。可以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目录开著录西学书目的先河。

另外，《书目答问》还率先著录经济文献，在《书目答问》之前，由于受长期封建

^①《轺轩语》，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97页

社会重农抑商本末关系的影响，大多数古典目录对经济文献都不够重视，导致大量经济文献得不到很好的整理和利用。直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问世，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在著录内容上开始关注“经济之学”，重视记载古今有广泛影响的经济著作，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这种开先河的创举，对近现代目录学史上对经济文献的重视和著录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少目录学家开始关注“经济之属”，将其作为一类属进行著录。

《书目答问》除了对西学和经济文献的著录外，对地理、天文算法等方面文献的著录，也都对后世目录学著作的文献著录有很大影响。

《书目答问》不仅是继《四库总目》后晚清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书目著作，同时，也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具有着重要的发凡起例作用，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1.6 《书目答问》的版本

《书目答问》的版本是比较多的，因为在《书目答问》问世后，重印翻印的次数是非常多的。“翻印重雕不下数十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至家置一编”。^①但是《书目答问》的版本流别却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就是原刻本和原刻后印本两个系统。我们弄清楚原刻本的情况，便基本能弄清后来的重印翻印等本子的情况了；此外，《书目答问》还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本子，本节也将对其进行介绍。

1.6.1 原刻本

《书目答问》的原刻本是在四川成都写刻的。此本版式宽大，字体较大，鱼尾下刻有刻工的姓名。此本刻有光绪元年九月作者自序。此原刻本几经修补，又有初印本和后印本两种本子。两个本子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后印本比初印本增改了大约二十几条，如：经部《卦气解》下增《卦本图考》；史部《皇朝一统舆图》下增《舆地经纬度里表》；经部《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原刻缺卷数，后作三十三卷；《春秋左氏古义》原刻缺卷数，后作六卷等。这样，凡是这二十几条没有改动的就是初印本，已经改动过的就是后印本，以后的各种翻刻本，也都出于此两个系统。

初印本现已不多见。光绪二十一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卢靖《慎始基斋丛书》本和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所依据的都是初印本。不过，这三个本子又略有所不同。如史部“《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考正德清胡氏禹贡图》一卷”，在初印本作《地理志图今释汉志水道考》，此改动见于卢本所附赵祖铭校勘记，然蜚英馆

^①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中华书局,1963,第233页

本就没有此变动，由此可见，这三种本子，虽都据初印本，但卢本所据本子应该刊印时间更早。另外，初印本经部《说文解字考异》下不注卷数，后来补作“十四卷”，蜚本和卢本均如此，后又改作“二十九卷”，范本所据的就是“二十九卷”本，可见，范本所依初印本应比蜚本和卢本晚。后印本是大多数重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的祖本。主要有光绪三年濠上书斋重刻本、光绪四年吴县潘蔚重刻本、光绪四年上海淞隐阁重刻本、光绪五年湘乡成邦绥重刻本等。

1.6.2 几种有特点的版本

1.6.2.1 王秉恩校刊本

此本由陈文珊出资，于光绪五年十月在贵阳刊成，于是又称贵筑陈氏刻本，简称贵阳本。此本由王秉恩校正，书后附有《輶轩语》和《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这个本子对原刻本做了不少的订讹补阙工作，改初刻之误二百八十余处，侧重于补和正两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好的本子；但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对原刻所有改动都不加标志，有些书为原刻本所无，王秉恩所加的，也都夹在正文之内，不加标注说明，给阅读带来极大不方便。有些人误以为《书目答问》的原刻本为贵阳本，其实非也。

1.6.2.2 《慎始基斋丛书》本

此丛书本是由卢靖于光绪二十三年在保定莲池书院所刻，后板片散佚，今所见为1923年汇印本。此本依原刻初印本重刊，卢靖校，附赵祖铭校勘记七十余条。校勘记对原书所记载的书名、卷数、版本和作者的朝代等均有订正，对原书的“学海堂本”记载的错误也有较多的更正。此本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校勘本。

1.6.2.3 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

此本共四卷，由江人度笺补。江人度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他所做的“笺”，主要是以考释为主，引据仅限《说文解字》、《四库提要》等常见书，这样就导致此本纰漏较多。而且他所做的“补”，也主要是新刊教科书和翻译的科技书，间或有简要评点。这虽符合《书目答问》的原书意旨，但《书目答问笺补》刊行之时，清朝已经废除了科举。于是，此本的学术价值也就不是很高了。不过，《笺补》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把《书目答问》在一类书中的“钩乙”处，一一标明。如在“诗之属”，先在《毛诗稽古编》下书“以上正录，应有钩已，分书本无。”纠正了原刻本的纰漏，接下来在下面的三个“钩乙”处分别标明：“以上余录”、“以上考证名物地理”、“以上音韵”，使

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而且，他还对原目分类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异之处作了标明，并对原著原刊的漏误之处有所纠正。不过，此本只刊刻一版，流传不是很广。

1.6.2.4 叶德辉《斟补书目答问》

此本 1932 年刊载于苏州图书馆馆刊第三期，另外还有《斟补之余》和《斟补书目答问序》也于 1936 年载于此刊。两稿都有传抄本和过录本，还有苏州图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此本作者叶德辉经眼书籍较多，所录版本几乎都经眼过，所以此本对研究版本很有价值。叶德辉还于 1919 年所写的《斟补书目答问序》里，称将“初印本”和“后印本”互校，摘出前后改动二百余条。这些改动是否合理，目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1.6.2.5 传抄批校本

《书目答问》的传抄批校本主要有：王伯祥先生的过录本，北京图书馆藏罗 曼 惇过录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孙人和过录本，侯云圻先生以贵阳本为底本的手校本，其中以王伯祥先生的过录本较为完备。

1.6.2.6 《标注》本

1929 年上海自强书局石印本《书目答问标注》，不署标注人姓名，只在正文小注里补充了一些明刻本。此本与 1936 年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删去《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的排印本，都是劣本。

1.6.2.7 索引本

1935 年黎锦熙的《新书目答问》，根据《书目答问》的原刻本用图书十进分类法改编，是一个索引本。1943 年，又于西平师大之《师声》杂志上刊出其《增码补注<书目答问>序》。

《<书目答问>索引》本，孔彦培编，见《中法大学月刊》，1935 年 11 月—1936 年 11 月

《<书目答问补正>索引》，王绵编，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店年刊行。此本附有《范希曾编著书目答问补正》。

1.6.3 《书目答问补正》本

1.6.3.1 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

此本由范希曾以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书为基础，补录图书大约一千二百种，大多为清光绪二十年至 1930 年以前约半个世纪新著和重印的国学书籍。其中补录的书籍大致分

为两种：一是原本未录而予以拾遗补阙的版本；二是原本刊行后，学术界新出世的著作；此外还补正了原本的漏略或讹误近百处，新加若干“按语”。不过，范希曾在编此《书目答问补正》时，尚未注意到贵阳王秉恩、乐亭赵祖铭等人的校补本，实为可惜。但是尽管如此，范氏的《补正》还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好评。

其传本有1931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初印本，1935年改正手民之误后重印本；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此本对范氏的《补正》又给予了少许的补正。还有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瞿凤起校点本，2001年《蓬莱阁丛书》本；199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高路明点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方霏点校整理本。

1.6.3.2《书目答问二种》本

1998年朱维铮执行主编，三联书店出版《书目答问二种》本。

所谓“二种”是指《书目答问》（附范希曾《补正》和《輶轩语》），其中《书目答问补正》底本依据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参校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张文襄公全集》本、王秉恩贵阳校勘补正本、江人度汉川人笺补本。所附的《补正》参考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其中《輶轩语》的底本依据《张文襄公全集》本，参考原刊大字写刻本。

此本还有附录三篇：一是叶德辉的《书目答问斟补》和《书目答问斟补之余》；二是“辑评”，包括李元度、缪荃孙、陆心源、张滴、李慈铭、谭献、柯劭忞、无名氏题识以及江人度有关《书目答问》的评述；三是《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这三篇附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应对读者有较大帮助。

1.6.3.3《书目答问补正》巾箱本

此本是1957年由台静农艺文印书馆出版，底本依据柴德赓校贵阳本移录后加以补订的。^①

^①以上版本类型，参见：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见《目录学论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第P380-405页。徐雁.苍茫书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195-226页

第2章 《书目答问》的文献学研究

2.1 《书目答问》的目录学研究

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说:“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①目前,我们便可这样来理解“目录学”,本节也是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证《书目答问》在目录这方面的学术价值。

2.1.1 《书目答问》是目录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推荐性书目

我国的古典目录主要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藏目录和推荐目录。《书目答问》就是典型的推荐书目,而且还是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推荐目录。

作者在《书目答问·略例》中反复提到“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兹乃随手记录,欲使初学便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等等,无不显示了作者编此书为读书者推荐书目、指示门径的目的。所以,《书目答问》就是作者为指示学子们读书治学而编的一部推荐性目录。

“经部”和“史部”是整部《书目答问》较为厚重的部分,也是作者着重为学子们分析、推荐的两大部类著作,可谓是作者煞费苦心的两大部分,推荐的书目也多是经典的重要典籍。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一翻阅《书目答问》就可明晰,这里就不再赘言。即使“子部·兵家”类这样的小类目,作者仍非常认真地反复筛选斟酌为学子们推荐《历代兵制》、《读史兵略》、《读史方輿纪要》、《草庐经略》、《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救命书》、《洴澼百金方》、《火攻挈要》、《新译西洋兵书五种》十种著作。其中既包括兵制、兵略方面的,又有兵事、兵器方面的,而且作者还特别指出“《读史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形势纪要》九卷……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可见,作者简明扼要地即为学子开列出了“兵家”类主要方面的重要著作,而且还列出了西学著作《新译西洋兵书五种》,仅仅十本著作就囊括了兵制、兵略、兵事、兵器、西学等方面,作者为众学子精挑细选推荐书目的良苦用心赫然可见。单单一个“子部·兵家”类即便如此,

^①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上海书店出版, 1984, 第8页

何况作者非常看重的“经部”和“史部”以及其他类目。

所以,《书目答问》问世后不久就风行海内,多次印行,甚至出现了多种翻刻本、增补本等版本,在晚清及近现代学术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元度说,当时的读书人几乎“家置一编”。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继承了《四库提要》而且又别开生面、后出转精的重要著作。史学家陈垣先生在晚年回忆时说,他之所以对四书五经之外的学问产生兴趣,就是得力于《书目答问》的指导(《励耕书屋问学记》)。1923年,胡适先生在开列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中,也将《书目答问》列在首位。如此种种,可见《书目答问》这部导读性书目对以后历代学者读书治学均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2.1.2 注重“学之流别”

曹慕樊认为目录学有三个层次“初阶是指导学习门径,这就需要有目录学史的知识,熟悉各种目录。第二步即须就‘系统目录’指明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关键书籍。为了使学者不走弯路,还必须讲求版本,粗知真伪,欲求古书的精本、善本,自然须略知校勘。并广寻旁证资料,以充实所学。第三阶段,既已粗识古人辛勤劳动所获校理成果,乃可自出手眼编为种种书目和索引,以助益他人。总观这三层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原始要终,不可暂去。而这个精神的体现,总不能离开书目,尤其是分类且带叙录、评注的书目。”^①虽然曹先生将目录学分了上述三个层次,但是,他还是指出,无论哪个层次,目录学的最终精神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目录学和目录工作的总的原则,同时还应是目录工作的追求目标。

就目录的著录体例来说,多数学者划分为三种,即:既有类序又有解题;有类序和书名、作者,但没有解题;只有书名、作者、卷数,类序和解题都没有。对于这三种,潘树广先生认为“第一种最详细,它除了可供查考外,还可以告诉读者有关学术源流和每部书的具体知识。第二种目录没有提要,所能提供的每部书的具体知识少,但我们通过它对书籍的分类和各类的序,可以了解学术源流和各类图书的特点。第三种目录,好比一张书单,很简略,但它通过细致的图书分类,揭示各类图书的学术归属,便于读者查考图书;或通过简明扼要的注语,给读者以重要的提示。如《书目答问》在唐五代别集部分著录杜甫诗的注本时说:‘杜诗注本太多,仇(兆鳌)、杨(伦)为胜。’为读者指出了读杜诗的门径。”

^① 曹慕樊.《目录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5页

《书目答问》作为推荐书目，更多地是列出学子们应读的书，它本身没有解题，不是解题性的书目，所以，它几乎没有单纯的叙录内容、分析学术源流的部分，而是通过开列的书目，以及书目的排列入类等内容来为学子们指示“学之流别”。如作者在“《诗》”之属下，为学子推荐：

《毛诗传疏》三十卷。陈奂。单行本。丛书本。

《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马瑞辰。道光十五年刻本。

《毛诗后笺》三十卷。胡承珙。《墨庄遗书》本。许桂林《毛诗后笺》八卷，未刊。

《毛诗稽古编》三十卷。陈启源。单行本。学海堂本。钱大昭《诗古训》十二卷，未刊。

《诗经小学》四卷。段玉裁。经韵楼本。学海堂本。

《毛郑诗考正》四卷。戴震。《戴氏遗书》本。学海堂本。

《毛郑诗释》四卷。丁晏。六艺堂本。

《诗广诂》[三十]卷。徐璈。刻本。

《毛诗补疏》五卷。焦循。《焦氏丛书》本。学海堂本。

.....

《鲁诗故》三卷。玉函山房辑本。

《齐诗传》二卷。玉函山房辑本。近人别有《齐诗翼奉学》一卷。

《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汉韩婴。玉函山房辑本。邵晋涵《韩诗内传考》[一卷]，又刻本，未见。

《韩诗薛君章句》二卷。汉薛汉。玉函山房辑本。

《韩诗内传微》四卷。宋绵初。刻本。严可均辑《韩诗》二十一卷，附《鲁诗》、《齐诗》、《汉人诗说》，未刊。

《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赵怀玉校本。周延霖校注本。吴氏望三益斋刻周、赵合校本。《古经解汇函》本。又《津逮》、《学津》、通津草堂三本，皆逊。陈瑒《韩诗外传疏证》十卷，未见传本。

《三家诗考》一卷。宋王应麟。玉海附刻本。《津逮》本。《学津》本。

《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林伯桐。修本堂本。

《诗考异字笺余》十四卷。周邵莲。嘉庆元年刻本。

《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冯登府。道光十年自刻本。又学海堂续刻经解本二卷。别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未刊。

《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陈寿祺。家刻本。

《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陈乔枬。自刻本。

.....

且作者加按语曰“以上《诗》之属。诗家与四家诗皆不合者,不录。《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皆伪书,不录。”作者在开列书目时就已经注意分流派的为学子们推荐,先从毛诗入手,后列齐鲁韩三家诗,并且最后又指出与这四家诗不合的,则不予与著录推荐,其实是在告诉学子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诗》之流派发展及有价值的著作,已赫然展现于学子面前,学子们按单索书即可入“《诗》”之门径已。另外,《书目答问》在其书后面还附有《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列举了大多数的清代著名学者的姓名、字号、籍贯等,共分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学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学家等十四大类,从中便可窥见清代学术的流别,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的重大价值。

《书目答问》虽不是带叙录或评注的解题书目,但是作者强调在多读书增长见闻的同时,还要注意学术的流别,而不要盲目、杂乱无章的读书。《书目答问》在其“略例”中便指出“舛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它在开列一类书目时,注意兼顾各家之言,分清各家学派流别,同时,还有作者个人的学术价值取向,比如汉宋学之争。可见,《书目答问》并不是作者开列的一个简单的书目单子;作者在向学子们推荐书目的同时,还非常注意为学子们指示“学之流别”。

2.1.3 采用“互见”揭示关联类目

所谓互见就是用来揭示类目间相关关系的一种著录方式。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文献线性序列的分类体系在揭示类目之间的主要联系的同时,往往将事物的一些其他联系分散了。为了使类目体系中分散了的横向联系能够显现出来,往往要采用类目参照的方式来加以揭示。互见就是类目参照方式的一种,用来揭示隶属于不同类目之间的相关事物间的关系。“互见”方式的应用,最早出现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汉志》将同时隶属于两个部类下的相关书目做“互见”处理,这在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凡起例的重要作用。

《书目答问》继承了《汉志》“互见”的特点，对两类相关诸书，采用“互见”方法加以揭示。在《略例》中，作者便指出“《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于两类相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作者在介绍此书的体例时，便已指出了自己继承《汉志》用互见这种方式揭示“两类相关者”。《书目答问》一书中反复采用二十多次互见方式，如：

《肆献裸馈食礼纂》三卷。任启运。《钓台遗书》本。互见。

《圣证论》一卷。马国翰辑。玉函山房本。《汉魏遗书》本。互见。

《学计一得》二卷。邹伯奇。《邹征军遗书》本。互见《子部·算法》。

《六书音韵表》二卷。段玉裁。附《段注说文》后。互见。

《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罗世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旧唐书逸文》十二卷。岑建功辑。扬州岑氏附《旧唐书》刻本。互见。

《诸葛忠武侯故事》五卷。张澍。自刻本。沔（阳）《武侯文集》附刻本，互见。

正是因为较好地使用了“互见”这种著录方式，使得《书目答问》不仅在分类体系方面各级类目的纵向关系具有一定的体系性，而且还较好地反映了一些相关类目之间的横向关系。这对于使用和研究相关书目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于完善整部书目的分类体系也是很有帮助的。可见，《书目答问》在体例方面，不仅大胆地在增设“丛书”部、采用“钩乙”符号分开各子类目等方面有所创见；而且还很好地继承了之前书目较好的体例方式。可谓是，既有继承又有大胆创新！

2.1.4 部类完整有序，类例细目分明

郑樵在《通志·校讎略》中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可见，类例分明对一部目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书目答问》非常注重类例的分明，它应实际需要，在四部之内细分各子目，并进行增减删改。《书目答问》不仅于四部之外设丛书部，而且对四部之内的子目也不是尽用前人成果，而是结合自身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分类，使得其分类体系亦较有自身特点。它于每部中分若干类，每类中再分子目。其中经部分为正经正注第一，包括十三经五经四书合刻本、诸经分刻本、附诸经读本三子目；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乐、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总义、论语、孟子、四书、孝经、尔雅、诸经总义、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石经二十子目；小学第三，包括说文、古文篆隶真书各体书、音韵、训诂四子目。上述各类共收书

570 多种。

史部分为正史第一，包括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合刻本、正史分刻本、正史补注表谱考证三子目；编年第二，包括司马通鉴、别本纪年、纲目三子目；纪事本末第三；古史第四；别史第五；杂史第六，包括事实、掌故、琐记；载记第七；传记第八；诏令奏议第九；地理第十，包括古地志、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地志六子目；政书第十一，包括历代通制、古制、今制；谱录第十二，包括书目、姓名、年谱、名物；金石第十三，包括金石目录、金石图像、金石文字、金石义例；史评第十四，包括论史法、论史事两个子目。整个史部共收书约 590 多种。

子部分为周秦诸子第一；儒家第二，包括议论经济、理学、考订；兵家第三；法家第四；农家第五；医家第六；天文算法第七，包括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术数第八；艺术第九；杂家第十；小说家第十一；释道家第十二，包括释家和道家两个子目；类书第十三。整个子部共收书 550 多种。

集部分为楚辞第一；别集第二，然后以时间划分为汉魏六朝、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国朝理学家、国朝考订家集、国朝不立宗派古文家集、国朝桐城派古文家集、国朝阳湖派古文家集、国朝人骈体文家集、国朝诗家集、国朝词家集十四个子目；总集第三，包括文选、文、诗、词四个子目；诗文评第四。总共约收书 460 多种。

丛书部分为两类，包括《古今著述合刻丛书》和《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共收书 100 多种。

对于“经部”，《书目答问》抛开传统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分类方式，而是从初学者角度入手，首先列出必读的“正经正注”，然后列出研读前者的“钤键”，即“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之后是“小学”。这样先指出什么是必读的重要经注，后又告知读懂此书的资粮和工具。我想这比直接列出各类经书，更易于学者接受和学习。“史部”则将“编年”、“记事本末”排在前面，而将“古史”和“杂史”放在后面；另外，还增加“金石”类，这些在目录分类体例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子部”更是将“周秦诸子”放在了第一位，“儒家”排在第二位；“兵家”、“法家”、“农家”分列其后，而“释道家”却排在了第十二位，可见作者对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重视。

对于这样分类体例，我想我们不应该严格地去苛求它的对与错，我们更应该看到作者在此方面的探求和努力。姚明达认为：“《书目答问》在分类史上之地位，不在创造，

而在对《四库总目》加以他人所不敢为之修正。”^①“虽未能破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以四部不必拘守。”^②另外，《书目答问》还于“经史子集丛”外，列“别录”部分，包括：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幼学各书四个方面；并于书后附有“劝刻书说”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两部分。可见，《书目答问》在分类方面，既有对《四库》及以前目录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特点。

《书目答问》还一改之前目录书之体例，删总序、小序，只在部类下约文叙述该部收书及分类大要，各类之末，或附注按语，说明该类书之价值以指示门径。如：正经正注第一类下加按语“此为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柢。注疏本与明监本五经，功令并重。”此按语指出了此类书籍的重要价值和版本情况。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类下加按语“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指出了此类目的收书范围和标准。小学类末加按语“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钤键。”“按：以上经学各籍目录下，间注未见刊传本者，南菁书院所刊《皇清经解续编》多已收入。”此按语不仅指出了小学类书籍的价值，与经史子集四部间的关系，另外还指出了书籍的收藏情况。这些按语虽简短，但对读者读书却具有画龙点睛之重要功用。

《书目答问》所著各书往往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及注校等款项，特别注重版本之良莠；另外，还于一书之内容特点、讹误残缺、价值用途等情况亦间有评述。它的大体著录格式如下：

《华严音义》四卷。唐释慧苑。粤雅堂本。杭州新校刻本。二书所引古书及字书，古本甚多，可资考证，故国朝经师多取资焉，于彼教无与也。

《附图列女传》七卷，续一卷。汉刘向。阮刻仿宋本。殷之逵《小读书堆》本亦精，无图。

....

《书目答问》此等著录格式，不仅介绍了一书本身的版本等情况，同时有的还寥寥数字对其略作评价，这些对读者是十分有益的。整部《书目答问》在类例方面是比较有自身特点的，而且相对也是比较成功的，无论是对后世目录还是读书治学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书目答问》作为一部推荐性书目，虽是为指导治学而著，但从目录学角度来说，

^①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4,第138-139页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4,第399页

它的类例设置、著录方式,以及对学术源流的考究,无不堪称是目录学史上成功的范例。同时,《书目答问》对保存历史文献典籍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虽不如史志书目那样详备记载一代藏书之盛,但它对历代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文献的记载和推荐,对于这些文献的保存和流传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书目答问》在继承前代重要典籍的基础上非常注重当代文献的记载,这不仅保存了古代的重要典籍,对清一代的学术成果更有整理保存的巨大作用,另外还是检索清代学术著作和学术大家的重要通道。它在读书治学方面的作用更是非常突出的。鲁迅先生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说:“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①可见,鲁迅先生对《书目答问》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它是研究古代学术的门径。如此重要的目录,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2.2 《书目答问》的版本学研究

《书目答问》不仅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它还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我们这里所说“版本”,主要是指古籍版本。“版本”成为一个词,出现在印本书出现以后。但版本一词的最初含义,与现在不同,在当时它主要是雕版印书的代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误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这里的“板本”是与写本相对而言的,指雕版印刷的书籍。我们现在所说的版本,也就是本文中的“版本”,则是指同一部书因编辑、传抄、刻版、排版或装订形式、时间地点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本子。它的内涵扩大了,并且还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版本学”。版本学从大的方面说包括版本目录学和版本鉴定两个方面,更为具体地说,举凡写本、历代刻本、传录本、批校本、稿本等,以及每一书有哪些本子,他们的雕版源流、传抄源流、孰为善本、孰为劣本、孰为原刻和翻刻,以至于印纸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版式行款、装潢式样等,都在版本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内容十分丰富。

本文主要研究《书目答问》在“注重版本价值”、“考订版本源流”、“重视善本”、“重视丛书本”、“重视校本、注本、注疏本”等方面的版本学贡献。

^① 《鲁迅全集·而已集·读书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第441页

2.2.1 重视善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

《书目答问》作为一部推荐性书目，在向学子们开列书目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各书的版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书目答问·略例》开篇便提“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张之洞在著此书时，自然也就在指出“应读何书”的同时指示学子们某书应选何本，“何本为善”。张之洞对善本是非常重视的，他在《书目答问》中的列举标准就是“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在众多版本中，作者首先选择的的就是善本。在开列书目的过程中，也不时的为学子们指出“某某本，极善”“某某本，最善”“某某本，较善”等情况。如：

明监本《宋元人注五经》下注明“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

《仪礼章句》十七卷。吴廷华。乾隆丁丑、嘉庆丙辰两刻本。阮元编录《皇清经解》学海堂刻本，极善。

《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魏杨衔之。吴若准集证校刻本。丛书多有，吴本最善。

《书目答问》卷二“史部”下加按语“此类若古史及宋以前杂史、杂地志，多在通行诸丛书内，此举善本。”

.....

善本之名在宋代就已经很常见了，它的本来涵义就是指经过多次校勘、错误较少的本子。但是，善本的标准，却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统一的，它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不同的人，对待善本的标准也不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待善本的标准也不一样。黄裳先生在其《八方集·善本的标准》中解释道“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作善本了。还有一般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此解释虽有点夸大，但善本的标准也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另外，善本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也有些差异，有的时期可能更侧重纸张，有的时期也可能更侧重字体、刀法等等。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对善本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对于古籍的版本价值，《书目答问》更多的是注重版本的学术资料价值。我国在1978年开始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确立了善本收录的“三性九条”标准，其中三

性，主要是指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等方面。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书目答问》对古籍的选介，我们就不难发现《书目答问》在重视历史文物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古籍的学术资料性。张之洞本人不是一个藏书家，也不是一个版本目录学专家，缪荃孙在当时来说也只是张之洞的一个幕僚，不是什么目录版本学家，也未有丰厚之藏书。无论是谁，二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来做一部非常注重版本文物价值的目录，开列众多孤本、善本书目。当然这与张之洞做此书“指示门径”的目的也不无关系。另外，张之洞对善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于《书目答问》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本），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可见，张之洞更多的还是采用的善本的本来意义，他的善本标准应该是校勘精湛、错误较少、学术价值较高的学术性善本。对于这样的本子，作者认为是对学子们最有益的，是极力推荐的。张之洞作此书是为了指导众学子读书治学，而不是要介绍重要典籍的各种珍本善本。所以，整部目录更多的还是重视推荐学术性善本。

整部《书目答问》也并没有过多的开列文物性善本要求学子们求访，而是更注重开列校勘认真讹误较少的本子。如：《十三经注疏》，列出了“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同治十年广州书局覆刻殿本。阮文达公元刻附校勘记。明北监本。明毛晋汲古阁本。”之后，作者推荐到“目列后，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作者没有推荐时间靠前的武英殿本，而是推荐阮本，主要原因就是阮本有校勘记，且校勘记旁有一圈便检之。作者更多的考虑的还是此本的学术价值，是否方便学子阅读，而不是刊刻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国朝石经》下，列出了“国子监石本。十三经皆备，文字多依古本，与通行本多异，极精核。”作者既没有一味的强调原刻本，也没有强调通行本，而是指出了“国子监石本”，就因为此本较其他各本容易得到，而且“极精核”。作者考虑的还是此本的学术价值，其“精核”更易于学子们学习。

《书目答问》不仅没有刻意追求珍本、孤本，而是在保证版本质量的同时为学子们介绍各种易得易购本。“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槧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在介绍重刻嘉靖本《周礼郑注》时，作者就指出“顾广圻校。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本。明嘉靖徐氏有翻刻相台岳氏三礼单注本，今偶一见，不录。”对于不常见、不方便索求的“明嘉靖徐氏有翻刻相台岳氏三礼单注本”，作者只是简略

一提，而不作著录。

总之，无论是作者出于指示门径的考虑，还是自身对目录版本学的认识，整部《书目答问》比较重视推荐善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这在公藏书目和私藏书目林立的当时是比较鲜明的，突破了私人藏书家过分强调自身所藏书目的文物价值而忽视学术价值的情况，对后来的私藏书目和推荐书目都有一定的影响。

2.2.2 注重版本的源流考订

古籍版本千头万绪，一源十流。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就是要清理该书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将各个版本理成几个系统。虽然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是比较烦琐和困难的一项工作，但考订版本源流对于鉴定版本优劣和读书治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书目答问》在介绍各书版本的时候，也非常注重考订该书的版本源流。作者在开列各书的不同版本时，有原刻本的，首列原刻本；然后在原刻本的基础上，再列各书的重刻本、翻刻本、校注本、丛书本等。这样，作者将一本书的最早的刊刻情况以及之后的重刻翻刻情况都告诉读者，便于读者根据自己情况选择本子和查找资料。如：《礼说》下加按语“惠士奇。原刻本。上海彭氏重刻本，学海堂本”。作者首列原刻本，然后在原刻本基础上列出了重刻本——彭氏本。读者读此书可根据自己情况，首选原刻本；如情况不允许，可选彭氏本，便可基本了解该书原刻本的情况。《五礼通考》按语“秦蕙田。原刻本。最有用。宋陈祥道《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皆括其中。”作者不仅列出了原刻本，而且还分析出了《礼书》、《仪礼经传通解》、《礼书纲目》三书的源流问题。这对读者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书目答问》不仅指出了某书的原刻本、重刻本等版本，而且还分析出不同版本之间的版刻源流。影宋严州单刻本《仪礼》下列“士礼居校本。武昌局翻黄本。郑注。”作者指出了此书的“武昌局本”乃“黄本”的翻刻本，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流别。影宋抚州单注本《礼记》下列“张敦仁校刻本，武昌局翻张本，郑注。”作者指出了武昌局本与张敦仁校刻本乃是同一版本流别，而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本子。《周易口诀义》下列“唐史徵。孙星衍刻《岱南阁丛书》本。《古经解汇函》重刻孙本。”作者分析了此书的不同版本间的不同源流，即古经解汇函本和岱南阁丛书本是同一版本源流，以便读者加以选择。

考订版本源流能够分析出同书异本的源流关系,对于版本鉴定和版本研究、读书治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书目答问》在开列书目的同时还能够注重分析各本的版本源流,实属不易;而且廖廖数语即为读者指出了其间的关系,供读者加以选择比较,这在版本目录学史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2.2.3 重视丛书本的开列利用

丛书,有的也称作“丛刊”、“丛刻”或“汇刻书”。丛书这种形式对于保存文献、传播利用文献是非常有利的,另外它也是文献增长到一定数量的产物。在我国文献学史上,以丛书的形式保存文献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形式。《书目答问》不仅在分类方面增设了“丛书”部,而且在开列各书不同版本时也多次的提到了丛书。

张之洞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所以,整部《书目答问》作者在开列书单的同时也不止一次的为学子们指示丛书本:

重刻嘉靖本《周礼郑注》 顾广圻校。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本。明嘉靖徐氏有翻刻相台岳氏三礼单注本,今偶一见,不录。

重刻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附吕氏《音训》。宝应刘氏校刻本,宋吕祖谦音训。音训别有《金华丛书》本。

《郑氏易注》十卷。汉郑玄。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辑本。又广州刻《古经解汇函》本三卷,附补遗一卷。

《周易郑注》十二卷。丁杰辑补。陈春刻《湖海楼丛书》本。

《子夏易传》一卷。孙冯翼刻《问经堂丛书》辑本。又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本……

《李氏(集)解贍义》(一)卷。李富孙。顾脩刻《读画斋丛书》本。

《周易口诀义》六卷。唐史徵。孙星衍刻《岱南阁丛书》本。《古经解汇函》重刻孙本。

《孙氏周易集解》十卷。孙星衍。岱南阁别行巾箱本。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

《卦气解》一卷。宋翔凤。自著《浮溪精舍丛书》本。

《周易补疏》二卷。焦循。《焦氏丛书》本。学海堂本。

《读易别录》三卷。全祖望。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易例》二卷。惠栋。周永年、李文藻刻《笥园丛书》本。张海鹏刻《惜月山房汇

钞》本。钱熙祚刻《指海》本。

《易图明辨》十卷。胡渭。钱熙祚刻《守山阁丛书》本。粤雅堂本。

《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三卷。段玉裁。自著《京韵楼丛书》本。学海堂本。

《礼经释例》十三卷。凌廷堪。仪征阮氏《文选楼丛书》本。学海堂本。

....

《书目答问》开列了很多的丛书本，其中单单一个“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下的“易”之属就列了有十多种丛书本。作者为了便于学子们查找和阅读，开列如此多的丛书本，足见其对丛书本的重视程度。

2.2.4 注视校本、注本的开列选择

所谓校本就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或有关资料校勘过的书。有些藏书家常常用“死校”的方法，拿善本与普通版本进行比照、校勘，从而发现一些不同的地方和普通版本中的一些讹误，然后把这些内容详细记录在这个普通版本之上，这样，这个本子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了。而所谓的注本就是有人作过注的本子；注疏本就是既有人作注又有人作疏的本子。某些本子本身可能不具有多高的价值，但它如果经过某位大家的注疏后，可能会因其注疏，而成为价值较高的本子。张之洞本人饱读诗书，学问造诣也比较高，深知好的校本、注本的价值，对此类版本非常重视。

《书目答问》是继《四库》之后的一部目录学著作。面对《四库》这样一部巨著，《书目答问》在收书方面，对于《四库》已有的重要书籍，作者比较注重选择当代人的校本、注本，以供学子们阅读。“其原书为修《四库书目》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作者一方面注重当代人的著作，如其“经部”按语“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撮长补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史部·地理类”下按语“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另一方面就是对校本、注本比较重视，作者认为当代的校本注本对学子们有帮助，是比较好的本子，所以在《四库》已收录的基础上，再次选录那些书目，其下列出“今人的校本、注本”。

《书目答问》在开列各书目的同时，比较注重校本、注本、注疏本等版本类型。如：“《诗》朱子集传八卷。武昌局本附序。《春秋》旧用宋胡安国传，乾隆间废，改用《左传》杜注三十卷。江宁本《左传》有姚培谦补注。鲍本合刻《三传》，附《春秋传说汇

纂》。《礼记》元陈澧集说十卷。崇道堂本兼录御案。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正因为江宁本《左传》有姚培谦补注，所以作者认为其最善。另外，对于“正经正注”类的《四书》，作者认为“《四书》文必用朱注”，不同的注本，对读书人的影响也不一样。作者还认为“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经学。”可见作者对注疏是非常重视的。

《书目答问》是一部非常重视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它除了上述价值外，还具有注重版本类型等许多方面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加以注意。如它多次在书中列出了监本、坊本、私刻本等多种版本类型，并指出它们的优劣。

2.3 《书目答问》文献学其他方面的研究

2.3.1 注重校勘和校勘成果

自有文字以来，便有文献的抄写和传播，书籍的抄写难免会发生错误，年深日久更易讹传，因此就要进行校勘。这就是说，校勘的历史是随着文献典籍传播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关于校勘的最早记载，见于《国语·鲁语下》，鲁国大夫闵马父说：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诗经·商颂·那》小序，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校勘活动的记载，以后各代对校勘也都比较重视。到了清代，考据学更是兴盛一时，与此相关的校勘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张之洞非常重视校勘，一方面注意到校勘的作用，认为校勘是各项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经过校勘，才能出好的本子，出善本。对于读书治学，也是如此，应选择校勘精湛的本子。“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对于这一点，在前文“重视善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一节已作论述，这里不再详述。另一方面，作者还注意到当代的校勘学家。他于《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列《校勘之学家》，指出“诸家校刻书，并是善本，是正文字，皆可依据，戴、卢、丁、顾为最。”紧接着列了31位校勘名家，将重要校勘学家基本列于此，供学子们检索学习。

校勘成果的主要文字表达形式就是校勘记，又称校记、校字记，古人又叫考异或辩证，如宋朝朱熹有《昌黎先生集考异》、彭叔夏有《文苑英华辩证》。前人的校勘成果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加以记录；摘录有歧异的字句，将校勘记写于其后；收录原书全文，将校勘成果夹杂其中。然采用较多的是写成校勘记，将其和原文合

为一书刊行。校勘记对保存校勘成果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它在整个校勘工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整个校勘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书目答问》对校勘成果就非常重视，尤其是对各书的校勘记。在“正经正注”类的《十三经注疏》下列出了“阮文达公元刻附校勘记本”，且作者认为“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在小学类《说文》之属下列“《说文系传》四十卷，附《校勘记》三卷”一书，作者选择了附有校勘记的《说文系说》推荐给学子们。在“正史”类下，作者列出了重刻闻人本《旧唐书》二百卷，推荐的本子就是附校勘记的本子，“明闻人诠原刻。扬州岑建功重校刻本。附《逸文》十二卷，《校勘记》六十六卷。”足见，作者对校勘记的重视。

虽然《书目答问》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但其在校勘学方面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它不仅意识到了校勘的必要性，而且将校勘放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对其比较重视。另外，它还非常重视校勘成果的保存，尤其是以校勘记的形式对校勘成果的保存。这些在我国校勘学史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3.2 重视金石文献

古代有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为了传之久远，不致容易腐烂缺脱，于是託铜器和石碑上的刻辞以传于后世。金石文字，便成为考证古史的宝贵资料。古代统治阶级最早的是在青铜器上刻字记载事情，后发现在铜器上刻字，不如在石头上刻容易，而且还不能记载较多的文字。于是，秦代以后，石刻便普遍取代了青铜器刻字。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从东汉熹平三年开始，一些封建统治阶级把几部重要的儒家经传刻在较厚的石板上，作为统一的标准读本，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后来，魏明帝年间，又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两书，被称为“三体石经”。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石刻使用的越来越少，所以虽然后来又出现了些石经，但意义和作用，都赶不上上面两种石经。然而，历代的石经完好地保存下来的都比较少，于是各种石经的拓本，对于考证史传、增补遗闻、保存史料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张之洞对金石学也非常重视。他在自己的《书目答问》中先是于“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下列“石经”之属，并加按语“此乃经文本原，故为别类。杭考源流，冯考文字。”作者认为石经是经文本原，是最接近经文本来面目的本子，所以作者单独将其

设类，列有十三本石经文。后又于“史部”下单独设“金石”类，包括“金石目录”、“金石图像”、“金石文字”、“金石义例”四部分，先后列有约四十五部金石著作。此外，在书后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还列有“金石学家”。如此种种，均可见作者对金石学的重视，而且将其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此外，《书目答问》在辨伪和考证等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的学子有很大帮助，而且对今天我们读书治学也有较大的帮助。在辨伪学方面，它于许多书目下，指出此书的什么版本为伪书，以期提醒读书人。如：《孟子音义》二卷。宋孙奭。士礼居影宋蜀大字本。抱京堂本。微波榭本。韩岱云本。成都局本。又通志堂本。此真孙奭作，疏乃伪托。如此种种，《书目答问》多处指出某某为伪书以警惕学子们。

第3章 《书目答问》体现的作者思想

3.1 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学思想

张之洞一生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读书还是为官均与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良好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熟读经史,受到比较正统的教育,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入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学官;之后的疆吏生活中,也仍在坚持创办书院,提倡教育改革,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等活动,努力培养人才。在其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张之洞几乎没有中断过他所追求的教育事业。他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而且在完成各种公务之外,也以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为己任,且乐此不疲。清末学务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张之洞适逢清朝后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是穷途末路。中国正处于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清王朝统治也正摇摇欲坠。列强的入侵,也使中国文化经受着巨大的洗礼,东西文化的撞击更加明显,传统封建教育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对于一生以“忠君报国”为目标的朝廷重臣张之洞来说,无时无刻不在思虑着中国何以图强。他认为中国的贫弱落后不仅仅是在“坚船利炮”“机器铁路”,缺少的也不仅仅是被顽固派所指责的奇技淫巧。即使引进了西方的洋枪洋炮,国人的智识水平和素质若仍停留于此,也只是妄劳。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体制,是人才的缺乏。他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①“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②曾为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也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为清末朝中大吏,但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也就是一般朝廷政吏,认为国家富强之道在于行政与军事改革;而张之洞却不这样认为,张氏认为根本图强之道,在于教育,所以他力主改革教育,设立学校,以从根本上治理国家。这确实是同为朝廷重臣洋务领袖的张之洞别于曾、张二人的另一重要层面。也正是出于这等的认识,张之洞一生都为

^①《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94页

^②《吁请修备储才折》,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96页

教育事业而努力,竭尽全力地为清政府选拔人才、培养人才。

为了使众学子面对浩繁的典籍“不致迷惘眩惑”,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格,(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整部《书目答问》作者向众学子开列了二千余部著作,“力求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任何一部书的列出,都包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都蕴含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于其中。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诸多教育思想。

3.1.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多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所谓“中学为体”,即以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为一切政治文化教育的主体,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中心;所谓“西学为用”,用“西学”——“西文”和“西艺”来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张之洞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沍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①他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才是正统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是国民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军事经济思想等都只是“技艺”,只能用来做“文具”,难登大雅之堂,更不可能成为精神信仰和治理国家的根基。但是历史的进程又使张之洞确实认识和感受到了清王朝的落后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过,张之洞始终认为这种落后仅仅是科技、经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落后,而非封建制度的落后。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张之洞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恰恰相反,他之所以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致力于兴学育人,正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制度,为了维护封建清王朝的统治,“忠君卫道”正是他教育活动的轴心。这也就是形成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根本原因。《书目答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者在这种困境下不断探索的产物。”^②

《书目答问》是作者为回答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撰的一部导读性书目。作者开出的书目一方面是自己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教育众学

^① 《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67页

^② 许伯卿.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2),第36-38页

子应如何治学。整部书目体现着作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类目设置上，作者采用经、史、子、集、丛，其中经部和史部仍是整部书目的重中之重，尤其经部。张之洞并未按《四库提要》将其分为十类，而是打破传统格局、撮其旨要，将其分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另附“小学”。“正经正注”也就是清政府列祖列宗颁定的官方教本，即作者所谓的“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柢。”这是学子们必读之书，是科举必备之书，是“根柢”，是“体”，是作者极力推崇和维护的“中学的根柢”。所谓“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即是对古典经解的诠释和校本。它是读好经书的必备的资源 and 工具。正如作者所言“此类各书，为读正经、正注之资粮”。作者非常认真、考究地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的顺序将其一一列出。其中每一小类作者又都坚决维护儒家的正统，排斥着其他诸家，作者认为只有正统的儒家思想才能谓之经。再言“史部”，先列“正史”且指出“事实先以正史为据。”作者认为应以正史为据，且首推“钦定二十四史”，而“传记”类，作者又首列孔子传记，“《孔子编年》、《孔子世家补订》、《孔子儒语》”。这些无不显示出张之洞作为一个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者，所坚信的儒家正统思想是根柢，是“体”，是不能改变的。

同时，从《书目答问》列出的书目里，我们隐约也能感觉到时代的变迁在张之洞身上留下的烙印。那就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张之洞也感到了清王朝在科技、人才、军事等各方面与西方的差距。所以他在坚持“中学为体”的同时也强调要引进“西学”为我所用，为“中学”之补充，以巩固“中学”之根基。他在教育学子们在读传统经史的同时，也要多方面发展，不能空读书，要务实。在他的《书目答问》里，不仅开列了“地理”、“兵家”、“术数”、“农家”、“医家”、“天文算法”等各类，而列出了一些西方的著作。如：

地理类：《新译海塘辑要》十卷。西洋人。上海制造局刻本

《异域录》二卷。图理琛。借月山房本。《指海》本。多记俄罗斯地理

《地球图说》一卷。西洋。蒋友仁译。何国宗、钱大昕奉敕润色。文选楼本

《新译地理备考》十卷。西洋玛吉士。海山仙馆本

《新译海道图说》十五卷，附《长江图说》（三）卷。西洋人。上海制造局刻本。极有用

兵家：《新译西洋兵书五种》。上海制造局刻本。《克虏伯炮说》四卷，《炮操法》

四卷,《炮表》六卷;《水师操练》十八卷,附一卷;《行军测绘》十卷;《防海新论》十八卷;《御风要术》三卷,皆极有用。

农家: 附:《泰西水法》六卷。明胸三拔。互见算法内。

至于“天文算法类”则更是直接再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单独将“西法”作为一小类列出。作者认为“今日算学家,习中法者,以《算学启蒙》、《九章细草图说》、《九数通考》、《四元玉鉴》为要;兼习西法者,以《数理精蕴》、《梅氏丛书》、《新译数学启蒙》、《代数术》、《新译十三卷几何原本》为要”。这些西学书目的列出,让我们在感受张之洞忠君卫道的同时,也感受到他开明变革的一面,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在“中学为体”基础上的“西学为用”的一面。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早期在四川学政任上的著作。当时的张之洞主要担任的多是学官,对具体的洋务运动了解、从事的也比较少,所以整部《书目答问》对“西学”著录的不是特别丰富,主要就在“地理”、“兵家”、“天文算法”中有所涉及。但这已足以反映出张之洞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教育家对西学的重视和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张之洞希望培养出“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①,“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②的所谓人才。

3.1.2 “通经致用”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曾言:“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③受整个时代的熏染,张之洞亦秉执“务实”、“通经致用”的观点。他教育众学子“苟有其本,以为一切学术沛然,谁能御之?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④张之洞一生的教育生涯无时无刻不在教育诸生“读书的目的在于用”,在践行着他“通经致用”的教育思想。张之洞反对空疏的学风,鄙薄那些“不知时务”、“学而无用”的陋儒。自他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到调任两广总督这段学官生涯中,他针对当时空疏的学风,大力进行改革,整顿学务,提倡“实学”。早期,张之洞认识到书院的巨大作用,先后办了尊经书院、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等多家书院,通过聘请名儒,开设实用性课程来教育出能为时世所用的人才。在两湖书院,他先后废除他认为“无用”的数学课和文学课,保留

^① 《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299页

^② 同上

^③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58页

^④ 《创建尊经书院记》,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076页

他认为是根基的经学和史学课，另外增加“天文”、“算法”、“舆地”和“时务”等课，力求“务实”。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更是提出“变科举”的主张，要求改变科举内容，由原来仅试四书五经，统一弃取，改为加试实政实学和分场弃取。他主张首场应考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文；再考各国政治和专门艺学；最后再试四书五经。这已足见张氏力主“实学”，反对“空疏之学”的决心。

虽然《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早期的著作，尚没有如他在《劝学篇》中对洋务对时政变迁认识的那么深，但是“通经致用”却是感触非常深的，而且也是力劝众学子的。张之洞极力倡导学子们“读书宜读有用之书”，并撰《书目答问》为学子们指示门径。《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于《略例》中便言：“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另外，《书目答问》选录得标准也是“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飭考证详核者，子部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整部书收书二千多种，多选学术精要之作，略加实用之点评，以便众学子以购以读。全书均见作者“务实”之风，未见任何“空疏”之气。

《书目答问》类目的设置、书目的选录更是体现出作者“通经致用”的良苦用心。。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更是指出“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反对那些空疏无用之经注。“礼部”亦是“三礼家不考礼制、空言礼意者，不录”。“地理”类也强调说“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儒学类理学之属”亦“举其博通不腐陋者”。作者认为真正的儒学者应该是博览群经而通今世之用者，而不是只知空言臆说的陋儒。“兵家”之下，作者认为“《太白阴经》、《虎铃经》之属，诡诞不经，不录。《登坛不究》、《武备志》多言占候，所言营阵器械，古今异宜，不录。《握奇经》、《三略心书》、《李卫公问对》伪书，不录。《武编》、《兵法百言》之属，多空谈，不录。”可见，作者向学子们列出的多是有用的“实学”著作，作者希望学子们能够通过读书做到“通经致用”。

读罢整部《书目答问》，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中，清人著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张之洞对当朝的著作非常重视，尤其是清朝中叶汉学家的经史诸

子研究,认为它们“实事求是”、“有用”。而且整部书的末尾,张之洞附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以解诸生求师之苦。张之洞认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在他看来,“经学是一切学问和事业的基础;而乾嘉诸人,即所谓‘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理学、经济者,正是他理想中的精英。”^①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带有浓重的“通经致用”色彩。而《书目答问》也更是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出的书目单子。

“经部”是整部《书目答问》比较厚重的部分,作者在希望学子们诵读经书的同时,更能做到“通经致用”。可见,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虽然有许多“西学”成分的加入,但由于其特定的局限性,仍在沿着汉代已有的“通经致用”的模式艰难前行。总之,《书目答问》是张之洞融自身教育思想于其中的一部著作。《书目答问》不仅体现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经致用”的教育思想,也反映出作者重视科技、重视经济等教育思想。本文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3.2 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儒学思想

张之洞素以“儒臣”著称,他本人也常以此自居。他在《致袁慰亭》书札中自称“弟儒家者流”。张之洞认为“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今古,以之为吏,谁曰不宜?”^②

“儒之为道也,平实而拙于势,垦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③张之洞一生都在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宗旨。他的幕僚辜鸿铭曾经评价张之洞,认为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区别就在于张之洞是儒臣,而非一般的大臣。虽然他主张效法西方力图国家富强,但是张之洞之所以图富强并不是单单为富强,而是想保名教。张氏是一名忠实的儒学思想护卫者。辜鸿铭作为张之洞幕僚长达二十多年,跟张氏关系甚为密切,他的这段评价揭示张之洞思想之根源。无论是他讲西用也好,搞洋务也好,还是他为政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保“名教”,保儒家正统思想。从其《书目答问》一书中,我们也能对其儒家思想略窥一二。

3.2.1 重视经学

张之洞一生都在追求“通经致用”,而非“经世致用”,他将“通经”与“致用”看

^① 许伯卿.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1(2)

^② 《殿试对策》,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045页

^③ 《<传鲁堂诗集>序》,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057页

的同样重要,强调惟有通经才有可能致用,否则就将会有“离经叛道之弊”。他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也指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其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张之洞始终强调要将经史之学放在首位,要让学生从中学习圣人之心,圣人之道,以来行圣人之行,这才是根基。他认为:“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①

在其《书目答问》中,张之洞对经学部分也是十分看重。他依传统的“经、史、子、集”四法,仍将“经部”放在首位,只是又加一“丛书部”。但是他为了简明扼要的向学子们指出读书门径,又将“经部”分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另附“小学”;而且并指出“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为读正经正注之资粮”,“小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钤键”。通过如此划分及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此部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希望学子们能够有坚实的经学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张之洞确实比较推崇经学,将其置于较高的位置。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的“《易》之属”,张之洞注到“杂道家言者,不录”。这更加显示出儒生张之洞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尊崇和维护。在他看来,只有纯正的儒家正统思想才能谓之“经”,才能入“经部”,其他多家之言尚不足以入“经”。张之洞可谓是标准的儒家思想的卫道者,是忠实地“保名教”之臣子。

3.2.2 力主调和,倾心汉学

晚清儒学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会通与融合。汉学和宋学历来互相排斥、互相争斗,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各学派开始互相融合共同为政治所用,汉宋之争也得到了调和。张之洞也是主张汉学与宋学各有所长,应互为会通、调和,反对汉宋学门户之见,教育学子们应摒弃门户之见,“兼采汉学的认真读书和宋学的深入穷理”^②,他曾说:“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其求胜,未为通儒”^③。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汉宋学之争的不满。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他也教育学子们“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忘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

^① 《创建尊经书院记》,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075页

^② 何晓明,冯天瑜.《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第282页

^③ 《轺轩语》,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94页

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在他指导学子们读书的导读性书目《书目答问》中也体现了他的这种调和会通的主张，他在《书目答问》中列有多部宋学的著作，如周程张朱陆王等代表人物的代表作，而不是存有门户之见的将其摈弃或对其进行攻击。

但是，张之洞研习古文经学，对汉学更为倾心，更有自身心得，在力主会通的同时较为宗汉学。毕竟张之洞年少时曾师从吕贤基等汉学大师，汉学曾伴其一路生长起来，所以他在顺应时势主流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倾心之学。他强调治经要以汉学为本，要从文字训诂入手，尤其是清代的经学，“必以国朝人经说先之”，宋学也要以汉学为根基，否则即为“空谈臆说”。他认为“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倘倘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①在其《书目答问》中作者力求做到汉宋兼顾，但读罢我们轻易便能感到作者对汉学宋学的不等看待和对汉学的倾心。首先，张之洞虽对宋学的一代宗师朱熹非常敬重，但对于宋学可不尽如此，只将朱熹的几本小书列入经部，而其他那些阐发圣贤义理的一大堆宋学著作，可入之者几乎寥寥无几。而对“子部”的“儒家类”亦作调整，将“议论经济之属”放在最前面，而“理学之属”则放在第二，且说明要“举其博通不腐陋者”，在张氏看来空疏、迂腐的程朱理学于固国强国是没有多大用途的。另外，《书目答问》还在书后附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以便众学子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老师，在这份“姓名略”中，我们未见邵懿辰的名字。邵氏可谓是一代学者，尤其是于清朝来说，是当朝比较显著的学者，不过，他虽为经学家，实则是排击乾嘉汉学的，所以张之洞在他的《书目答问》中通篇不列邵氏的著作，就连最后的“姓名略”中，也未列其名。以当时邵懿辰的学术和名望，应是不该被疏忽漏掉的，而当是另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在看到作者开明通达地力全调和会通的一面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作者对汉学所怀有的那份倾心和尊崇。

3.2.3 崇尚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可以说是贯穿我国整个经学历史的。今文经学强调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注重儒经名物典章训诂，强调从文字训释入手来阐发

^① 《轺轩语》，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80-9781页

经文的大义。张之洞早年曾师从韩超、丁诵孙、董云逵、吕文节等，这些皆尊崇古文经学，这无疑对之洞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对今古文之争，他也坚持古文经学，这也是维新运动中，他与康有为有较大分歧之处。张之洞极力支持古文经学，曾言“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①而张之洞还对今文经学极力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持否定态度，对其进行驳斥，先后撰有《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驳公羊文义最乖舛者十三事》等，斥其“大义悖谬”、“文义乖舛”。《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川省学政一职时，为众学子指示读书门径的书，所以作者张之洞不便对今文经学过于抨击排斥。即便如此，通读全书，我们仍能感受到作者古文经学的立场。张之洞虽未将《春秋公羊传》舍弃，但将其排于“《春秋左传》之属”之后，且只简单列有十一本著作，而“《春秋左传》之属”则列有二十五本著作，“《春秋左传》”正是古文经学所推崇的。另外，在“《书》之属”作者还特意说明“不知今、古文之别者不录”，极为重视今古文之派别。

同时，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据，认为只有经由文字训释入手，方可能通经之大义。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他也一再强调注释、考据的重要性。他先后于“《尔雅》之属”下说明“讲《尔雅》不通小学者，不录”；于“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下说明“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铃键”；于“儒家类考订之属”下说明“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等。张之洞分别用了“资粮”、“铃键”、“羽翼”等词来说明注释、训诂、考据之学的重要性。另外，他于“正经正注分刻本”下特意强调“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经学”，可见他对注释的重视。《书目答问》一书中张之洞虽未严厉苛刻明显地抨击今文经学，但整部书多处都体现着作者的古文经学立场。

通观整部《书目答问》，我们可能对张之洞的某些儒学观点分析得不尽相同，而且甚至可能也会有某些偏颇，给予的某些评价也欠允当。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大家都体会到的，那就是作者张之洞对儒学正统思想的极力推崇和维护。无论是汉学也好，宋学也好；今文经也好，古文经也好；还是张之洞所提倡的“西学”、“洋务”也好，张之洞根本的立足点仍是中国封建正统儒家文化。他虽力图顺应时势，“经世”、“变通”、“求富”、“求强”，但他最终仍是要回到他所保卫的“名教”之下。

3.3 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经济学思想

《书目答问》一书中多次提到“经济”这一概念。在我国古籍中，“经济”一词多

^① 《抱冰堂弟子记》，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631页

指经世济民。我国古代的经济学也就是修治天下的学问。《书目答问》中的“经济”一词主要也是指经世济民，治理国家。张之洞的“经济之学”主要是与“空疏”、“无用”，“不识时务”、“可言不可行”相对而言的，他的经世济民也主要是指通过发展农业、工业等经济来解决民生疾苦、治理国家，维护封建统治。

《书目答问》虽是张之洞任学政期间的著作，是其宦宦生涯中早期的作品。当时的张之洞对洋务运动的认识也尚处于初期阶段，真正对工业、商业、农业的整顿改革也都尚未开始。但是张之洞本身对经济就比较重视，他的《书目答问》就体现着他一定的经济思想。

3.3.1 重视经济

张之洞在他为学子们开的导读性书目中，多次提到“经济”、“经济之学”等名词。他于“子部·儒学类”下列“儒家类议论经济之属”；于“子部·天文算法家”类下说明“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求，极有益于经济之学”；于“集部·国朝不立宗派古文家集”下注明“古文家多兼经济家”。张之洞作为一省学官，在学生们开的指导读书应考的书目中，能够多次强调“经济”的重要，可见他本人对此确是比较重视的。此外，张之洞不仅在这样的书目中对此反复提及，而且在该书的类目设置上更是将其提到了一定高度。他在“子部·儒家”类下，将“儒家类议论经济之属”放在“儒家类理学之属”和“儒家类考订之属”之前，位居首位，列著作27部。其中“西汉陆贾的《新语》一卷，提出重农，崇俭和轻徭役三大经济政策，在西汉前期的经济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贾谊的《新书》十卷，其中《论积贮疏》、《过秦论》、《铜布》、《无蓄》、《铸钱》、《谏铸钱疏》等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作者重农贵贮，反对私铸铜布，主张货币改革的经济思想。桓宽《盐铁论》十卷，是论述西汉中叶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经济政策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经济思想的重要经济文献。东汉王符《潜夫论》十卷，其中《务本》篇提出‘务本抑末’的观点，在主张‘以农桑为本’的同时，也肯定百工、商贾在‘富民’中的作用。荀悦《申鉴》五卷，以儒家观点论析政治、经济问题，其《政体》篇提出‘兴农桑以养其生’，《时事》篇批评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制度，主张土地占有者对土地‘耕而勿有’。汉末徐干的《中论》二卷，其下卷《民数》篇专论户口问题，认为户口是‘为国之本’，国家征收赋税、分配徭役及维持秩序等，都需要‘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表明了古人较早对人口问题的重视和正确认识。晋代傅玄《傅子》

一卷,探讨了社会分工就业、建立合理税收制度等许多经济政策问题,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设想。”^①张之洞能够在《书目答问》这样一部导读性书目中,将这些经济文献选择性地加以著录,而且置于“儒家”之首,确实显示了他不凡的经济眼光。

此外,张之洞在《书目答问》末尾所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经济家”,并说明“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然士人致力,舍书无由,兹举其博通切实者。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以一家终焉。”张之洞开列的“经济家”有25人,在此之外又列经济名臣26人,共51人,大体上包括了清代及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龚自珍,施彦士,魏源等都是当时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家。以上诸人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主张或著有经济学著作,有些还受到了现代经济学者的重视。因此,《书目答问》将这些人物列入“经济家”是比较合适的,即使按今天“经济家”的解释来衡量,也是符合实际的。

这些经济类书籍和经济专家对广大学子们读书治学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它不仅告诉众学子应该加强对经济的重视,而且还告诉学子们应读何书,应注重谁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著作,这些对初学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3.2 重视农业

农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传统的经济产业之一。我国向来就奉行“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张之洞也非常重视农业在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②。因此,张之洞在其《书目答问》中对“农家”类的著录也是比较详细,共著录16部,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农家类还要多6部。作者在《书目答问》这种收书不过二千余种的小部头书目中著录的“农家”类著作比盛极清代著作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要多,可见作者,将此类看得确实比较重,希望学子们能多读此类书,以便为当时社会所用。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著录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文献和农业文献,而且于书尾列有“经济家”姓名,在这样一种综合性导读书目中如此重视“经济”,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确是不多见的。我想这也与作者张之洞心系国家富强,深忧人民疾苦分不开的。这样一部《书目答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张之洞心系“经济”的一面。

^① 赵翠芳.《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湖北大学报,1995(4),第65-67页

^② 《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见: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285页

此外，从《书目答问》还可以看出张之洞的科技思想、地理思想等多方面的思想。如张之洞虽是一介儒生出身，但他对科技也非常地重视。在其为官的过程中，他不仅重视培养人才、引进技术，提高该地区的科技水平，从而提高经济和抵御侵略的能力。在其《书目答问》中也非常注重对科技书目的著录，如“天文算法”类中，不单著录“中法”，还著录“西法”和“中西合法”，非常注重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方法的利用。“农家”类和“医家”类也都著录有历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科技典籍，以引起广大学子们的重视。

整部《书目答问》不仅指导了我们读书治学，也使我们这些后学略窥其一代名臣的思想，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其为官之外的其他方面。

第4章 《书目答问》的局限性

上文中也提到，由于张之洞是封建王朝的官僚和学者，所以他更多地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开列书目的，而且张之洞本人也是封建正统思想很深的人，所以《书目答问》在类目设置、开列书目等方面会有一些不足。加之，此书成书时又比较仓促，而且张之洞和当时缪荃孙又全非版本目录方面的专家，所以，本书肯定会有一些缺陷。

4.1 类目设置方面

《书目答问》在集部下，把清人的别集细分为理学家集、考订家集、不立宗派古文家集、桐城派古文家集、阳湖派古文家集、骈体文家集、诗家集、词家集八个子类，此分法过于琐碎且相互间又有交叉部分。谭献在《复堂类集》里曾指出：“王氏（先谦）辨正近日张南皮《书目答问》古文流派之失，谓阳湖之文，源出桐城，并非二派，与于论正同。”^①此外，经前人指出的类目设置失当之处还有：经部陈立《句溪杂著》，胡玉缙以为“末卷不尽说经，当入儒家考订类”^②；集部朱珪《知足斋集》，陆心源以为“此书文集六卷为散文，附诗集，不应列为骈体文家集”^③；方东澍《书林扬鹗》，王秉恩以为不应入正录^④。如此等等，《书目答问》在类目设置方面也确有多处不妥之处。

4.2 收录书目方面

《书目答问》在收录书目方面更多地是站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立场上。如其经部收录书籍最繁，但是对于封建时代一些比较大胆的有见地的书籍，如崔述《读书偶识》等，不予著录。史部不录《徐霞客游记》；子部更是摒弃全部近世小说。另外，对于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相对不够重视。整部《书目答问》全然不见宋元以来小说、戏曲的踪影。对于“国朝人”的别集，其选择的标准竟然也是“举其说理记事、考证经史者”，诗文也更是只有“最著数家”方可入选。在张之洞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曲，就是他所言的“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混淆者”，于维护道统、保卫“名教”是无用的。所以，他在自己的目录中，更多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以保国护教的思想来开列

^① 谭献《复堂类集》之四《复堂日记》卷六，光绪丁亥刊，第12页

^② 据胡玉缙批校过录本

^③ 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第251-254页

^④ 《书目答问》贵阳重刻本

维护正统思想的书目，而对于文学著作则是简单的带过而已。清代是文学兴盛发展的一代，尤其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盛极一时的时代，作为一部力求总结清代学术的目录学著作，对于清代的文学只作如此简单的著录，对小说、戏曲等更是几乎全然不提，也确是其一大缺憾。另外，对于一些禁毁的书籍也是只字未提。

《书目答问·略例》中称“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其实有些质量不高或比较生僻的书籍也被收录进去了。“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其实作者在“以约驭繁”方面做得也是不够的。李慈铭就曾评论《书目答问》“所取既博，条理复明”，“意在自炫，稍病贪多”，这也确实反映出《书目答问》在收书方面的一些问题。

4.3 版本方面

由于成书时间比较仓促，《书目答问》在版本方面纰漏也是比较多的。缪荃孙在《半严广所见书目》序里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督署，随同助理。谈次偶及位西先生是书，师相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当时惜未传录，否则出诸篋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意贵当也。”这篇序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当时张之洞尚在，所以内容应是可信的。“考及两月”是对“数日事耳”而言的，用两个月的时间考订两千种书的版本，缪荃孙还以为时间长，实际是太短了。可见《书目答问》成书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是比较仓促的。相对地，《书目答问》在版本考订方面的纰漏也是比较多的。如《书目答问》于各书下所列举的善本多有阙略，许多有原刻本的只列举“从书本”，这并不是因为所列举的从书本比善本更“善”，而只是图省事。对一些书籍的版本考订不够细致，往往只注“从书本”、“原刻本”、“自刻本”、“家刻本”、“通行本”等，其实这些本子里的错误还是比较多的。这些与此书的成书时间仓促不无关系。

结 语

本文把《书目答问》和张之洞纳入“文献学”这一新的视角进行整体的观照。这一研究突破了以往对《书目答问》和张之洞在文献学领域散见的、某一方面的研究，并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作者的各方面思想，这样就拓宽了二者研究的空间。《书目答问》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它既有对之前目录的继承又有一些自身的创新发展之处。读罢整部著作，我们不仅可以窥见作者目录、版本、校勘等诸多的文献学思想，还可以体会出作者在教育、儒学、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一些思想，从而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到作者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状态。同时，通过对此书所反映的思想的分析，我想也可以为此书的作者问题提供一些新的佐证，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

虽然《书目答问》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纰漏之处，但综观这部导读性书目，我们无不觉得受益匪浅。它不仅对我们读书治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目录学，研究作者的文献学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现今传统目录学已逐渐被一些人所忽视的时候，读完整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我们越来越觉得困难的时候，《书目答问》便成为指引我们读书治学最方便的老师。它经过精挑细选、由浅入深地为我们初学者指示门径，且相对部头也不大，非常适合作为我们读书的指示工具。在我们利用网络到处查找、选择一些书籍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一下象《书目答问》这样简约精炼的导读性书目，这对我们读书治学会更有帮助的。

由于文献的不足和个人学识的局限，论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对《书目答问》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以及《书目答问》所反映的作者文学方面思想的分析，都还比较浅显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希望本文的拙见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书目答问》的学习和研究，从而使此方面的研究能够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一) 专著类

- [1] 程千帆, 徐有富.校讎广义.济南:齐鲁书社,1998
- [2]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 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4] 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5]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 [6]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 [7]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8]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 [9] 徐雁.苍茫书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 [10] 曹慕樊.目录学纲要.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11] 鲁迅.鲁迅全集·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2]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 [13] 何晓明,冯天瑜.张之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4] 谭献.复堂类集之四复堂日记,光绪丁亥刊
- [15] 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国 81[1992]
- [16]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7]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
- [18]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1982
- [19]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0] 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1]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2]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3] 张舜徽.广校讎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4]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5]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 [26] 郑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78
- [27] 管锡华.汉语古籍校勘学.成都:巴蜀书社,2003

- [28] 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 [29]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
- [30] 沈毅.中国清代科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1] 来新夏.古籍整理散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 [32] 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3] 来新夏.近三百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34] 曹书杰.中国古籍知识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35] 林艾园.应用校勘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36] 王树楠.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 59[1970]
- [37]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 [38] 唐浩明.张之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9]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40] 杨敏.晚清栋梁——张之洞.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 [41] 李建良,王佩元.张之洞全传.长春:长春出版社,1997
- [42] 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
- [43]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44]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45] 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0
- [46]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 [47] 陈智超,曾庆瑛,陈垣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48] 李万健,赖茂生.目录学论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 [49] 杨伯峻.经书浅谈.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0] 罗孟桢.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 [51] 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国 83[1994]
- [52]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3] 张越.中国清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4] 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二) 论文类

- [55] 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 [56] 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见《目录学论文选》
- [57] 许伯卿.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1(2)
- [58] 赵翠芳.《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湖北大学报,1995(4)

- [59] 刘亚玲.试论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1)
- [60] 刘佰合.试论张之洞与清季科举变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6)
- [61] 刘杰辉.试论张之洞与清末留日运动.社会科学论坛,1999(4)
- [62] 孟旭.试述张之洞对外洋近代学制的认识过程.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6)
- [63] 王珞霞,颜无.张之洞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 [64] 胡世刚.张之洞创办实业学堂的思想与实践.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4)
- [65] 戴亦明.张之洞的教师教育思想.宁波大学学报,2004(2)
- [66] 丁永明.张之洞的留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唐都学刊,1998(4)
- [67] 陈景普.张之洞教育活动事略.渤海学刊,1993(3)
- [68] 叶兴艺.张之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2)
- [69] 王姗姗,黎仁凯.张之洞聘任洋员探析.安徽史学,2005(4)
- [70] 任光敏.张之洞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9(4)
- [71] 王俊领.张之洞与近代教育.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3)
- [72]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学制的制定.河北学刊,2002(6)
- [73] 曹成建.张之洞与四川教育.四川师范大学报,1997(2)
- [74] 孙自俭.张之洞与晚清师范教育.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5(1)
- [75] 邹勇.张之洞与维新运动.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4)
- [76] 翟慕华.张之洞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6)
- [77] 朱忠焰.张之洞——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奠基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1)
- [78] 把增强.近五年来张之洞研究的新进展.历史教学,2003(7)
- [79] 王向英.略论张之洞幕府——兼与曾国藩幕府比较.[河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5)
- [80] 王珞霞.浅探吴汝纶张之洞的学术渊源与学制思想.[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当位论文].2005(5)
- [81] 梁云.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教育创新.[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4)
- [82] 段红智.张之洞中西文化观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6)
- [83] 闭雄壮.张之洞人才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4)
- [84] 秦博.戊戌变法中的张之洞.[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4)
- [85] 潘秀芹.《书目答问》得失谈.松辽学刊,1994(3)
- [86] 纳秀英.《书目答问》简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3)
- [87] 金萍.清末时期的教育家张之洞.湖北档案,2001(1)
- [88] 周铁强.《书目答问》撰者考辨.图书与情报.1997(6)
- [89] 梁云.浅议张之洞对中国学制的创新.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03(1)
- [90] 刘采隼.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记《书目答问》其后的订补稿.图书馆 2004(1)

- [91] 廖序东.黎锦熙先生与《书目答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2)
- [92] 陈勇.浏览《书目答问》.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3)
- [93] 谭华军.论《书目答问》的学术文化影响.图书情报知识,1997(4)
- [94] 何小平.求学的津逮——论《书目答问补正》在现代人文教育中的作用.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1)
- [95] 徐雁.《书目答问》传世百年三论.编辑学刊,2001(6)
- [96] 屈守元.谈《韞轩语》和《书目答问》.四川师院学报,1982(4)
- [97] 王魁伟.张之洞《韞轩语》和《书目答问》.四川师院学报,1982(4)
- [98] 肖时占.书目特性与价值试论.怀化师专学报,1994(1)
- [99] 龚书铎,黄兴涛.“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清史研究,1999(3)
- [100] 唐浩明.从诗歌创作看张之洞的真性情.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1998(1)
- [101] 张昭军.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钜蔽.孔子研究,2004(4)
- [102] 王慕东.丛书在目录学中地位的确立.图书与情报,2001(1)
- [103] 龚书铎.略谈张之洞的儒学.河北师院学学报,1997(3)
- [104] 谢敏华.论影响张之洞洋务思想形成的几个因素.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4)
- [105] 郭向东.论张之洞《书目答问》及其学术源流.社科纵横,1996(4)
- [106] 黎仁凯.张之洞幕府人员的结构与特色.文史博览,2005(2)
- [107] 沈瑞英.张之洞洋务幕府与晚清社会.秘书,2005(8)
- [108] 金燕.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广西社会科学,2005(3)
- [109]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3)
- [110] 王树民.古籍整理与辨伪求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2)
- [111] 聂蒲生.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张之洞.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2(3)
- [112] 裴宝祥,宋大伟.中国近代教育家张之洞教育思想摭谈.松辽学科,1998(4)
- [113] 刘亚玲.简析张之洞的女子教育思想.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2)
- [114] 吴剑杰.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2)
- [115] 梁云.试论张之洞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阶段性贡献.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3(4)
- [116] 王广军,白雪梅.浅谈张之洞的留学教育思想与实践.辽宁大学学报,1995(4)
- [117] 杨丽.浅议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对传统教育的突破.甘肃农业,2005(2)

致 谢

文章在时永乐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时老师不仅对本文的框架结构给予指导，而且还对文章的用例进行校勘核实，内容进行正缪补阙。七年的学习生活，时老师给予我巨大的关心和帮助，他严谨的学风、踏实的学习工作态度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在此谨向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在论文的选题、撰写、审核过程中得到了崔广社王景明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对论文进行评审，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专家！

刘净净

2007 年 5 月